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5 1940

7

T 3150/7256.81

中
山
陽
曲
志

卷之十四中

字明德
號靜山
晉陽人
平順街

張氏
珍藏

陽明縣志藝文中

碑記

戴夢熊日記雅柳州為最然多為景味物之作余
 嘗讀唐宋八大家於小記獨服柳州柳州蓋晉苑
 也大鹵山右首郡吏於斯生且長於斯類多金石
 鴻詞其皆聞柳州而興起者乎採而錄之真是不
 朽矣志碑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宋知并州 韓 琦
 魏國公 琦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
 人倫大化主於天子曰於通河主曰於主其

曲縣志藝文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碑記

戴夢熊日記推柳州為最然多寫景物之作余
嘗讀唐宋八大家於小記獨服柳州柳州蓋晉產
也大鹵山右首郡吏於斯生且長於斯類多金石
鴻詞其皆聞柳州而興起者乎採而錄之真足不
朽矣志碑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宋知并州
魏國公 韓琦 相州人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
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

然天地之生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
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
及吾天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
雖天地之主有時而疾固無預乎吾家所及然則
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其
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
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
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誠哉後之學者
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首長得施
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
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
天下壞太原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後遷於唐明
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不及遠不知并據都
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
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充爲不急置城
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
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山瞻學徒而人始樂教慶
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此而禮

始有容然皆因仍故歲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寢
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
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
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
禮之賈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
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
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比地命崇
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鈔轄張僕古侍禁兵馬監
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
眺然而雄睥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
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
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
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
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
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
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焉
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
飾公齋萃公書繫公食日授經月課文味其教者

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與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府學文廟記

金翰林修撰 趙風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為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以太原自周秦臨

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為千里鎮分虎符者例皆修學以備戎事以捍患禦侮為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奧威鎮荒遐六七十年間無大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為內地府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嘆館弗修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為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為亞尹楊公伯元為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尚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公為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卒勵風俗為已任始至首謁先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籍喟然嘆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翠甍華而不侈考禮為宜因中門兩翼構為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陞可以降升閭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十步有奇

隆基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楹左右為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在焉講堂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儒業學生徐應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効驗耶嗚乎農夫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踈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造無所遺矣

生此時可謂厚幸諸公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為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嘆目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叙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英濟侯感應記

金縣令 史純

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為烈石神蓋里俗傳之訛取山石分列水從中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之圖籍乃春秋時趙簡子臣姓竇名孳字鳴犢與舜華齊名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故立祠祀焉廟無碑記年代悠遠靈異之迹難得而考詳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間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髮深疑神物窟宅隱伏於中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惜乎地多沙潰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之下矣或

說若時亢旱則吏民祈禱無不感應加以隣道之人亢陽愆歲則不遠千里扶老携幼奉香火修禮儀俯伏祠下恭虔請水起之時到之日無不雨足是故一境之內隣道之民莫不仰賴舊廟臨汾流而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水漲溢遂易今廟邦人所求屢獲感應守臣敷奏願賜廟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而廟食焉英濟之名蓋取生而英靈死而濟物故也里諺云歲無怪風劇雨民不殃瀉穀果完實皆神力也按孔子家語孔子至河間喟然嘆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對曰竇犇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然後從政及其得志也而殺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遂還轅作繁操以哀之孔子大聖尚當時而賢之况後世乎今縣境有竇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城明其二大夫皆河東人舉無疑矣大定二年僕

職奉恩命叨領是邑承流宣化非所長也到任之初但仰稟大府約束遵奉教條而已入夏已來雨澤愆期下民皇皇幾不聊生土人祈禱實煩而青天湛然烈日如焚驕陽馳騁旱氣轉甚左右曰子為邑長此有靈神何不祈禱而豈忍坐視生民之斃耶遂率吏民於五月二十日恭禱祠下焚香奠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蔽蒼昊伏光景遍滿山谷須臾雨澤霽霽比及還城三十里間如綫不絕抵暮猛若翻盆拂旦則天氣廓清雲收大野由是嘉穀奮興根葉潤澤引莖拔穗不失時宜萬姓熙熙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也此蓋府尹相公賢明愛物感召和氣上動穹昊致此休祥一路霑惠僕何人哉預此盛事噫竇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於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廟食於此矣靈異之事若不刻之堅石恐歲月寢久寂滅而無聞僕業不在文故博採輿說顯應之跡實而錄之

英濟侯碑記

元關名

皇元至正之年有若朝列公以必里傑帖木兒大
 王之邸驂馬貴臣監牧於冀寧每值時曠必躬至
 英濟侯祠下有禱輒應焉如是者三載矣粵夫山
 川之靈固以捍患禦災為功而吏之守斯民者充
 以民之天為重也神之功效因之妙非知道者孰
 又可以顯有應驗也幽明感通之族出阿刺兀義氏
 能與於斯乎公諱搭海帖木兒積勞劾功俾監汾
 州再陞監郡階朝列大夫公之在官也以仁惠為
 蚤由王邸侍從得尚主為駙馬心以勤恪為務下車之初辰在
 祠行雩禱禮膏澤以降歲為之熟明季夏大旱公
 復至祠所如前禮且奉靈泉朝告焉雨之應境內賴以活又明季
 霖雨之應境內賴以活又明季於神也神且弗違迹其有感於
 之人霑被既久思所以不忘也古之賢人也其死也孔子惜之
 世之下猶能而我晉王然則人為之不善而召致
 者人為之善豈不神以是應之幽明育神之德至矣公
 無間和氣流行嘉穀實而民人公有以致之也遂
 之德亦盛矣抑神之福我者由太原之田雨愆期
 鑿石於祠作詩以頌之其詩曰憂之省躬自責情
 禾苗將枯民告饑我公監治為傷悲北望烈石佳且奇山之祠
 年名不隳奠嘗酒今薦牲儀至誠有感不可期函
 明相通理無疑靈其奮兮蛟龍馳雷為車兮電為
 旗密雲油然造四垂天瓢一濕舉莫遺妖氛滌去
 人熙熙我稼既可甦餓羸我度又足供明粢陰陽
 變化孰能知神之德兮何備而公之德兮何其
 作詩銘頌祠前碑

殃沴者安可以求望於神哉公者人為之善豈不
 可以取必於神也人以是感之神以是應之幽明
 無間和氣流行嘉穀實而民人公有以致之也遂
 之德亦盛矣抑神之福我者由太原之田雨愆期
 鑿石於祠作詩以頌之其詩曰憂之省躬自責情
 禾苗將枯民告饑我公監治為傷悲北望烈石佳且奇山之祠
 年名不隳奠嘗酒今薦牲儀至誠有感不可期函
 明相通理無疑靈其奮兮蛟龍馳雷為車兮電為
 旗密雲油然造四垂天瓢一濕舉莫遺妖氛滌去
 人熙熙我稼既可甦餓羸我度又足供明粢陰陽
 變化孰能知神之德兮何備而公之德兮何其
 作詩銘頌祠前碑

烈石祠禱雨感應碑記

明進撫 于謙 杭州人

陰陽不測之謂神真實無妄之謂誠誠為神之實
 體神為誠之妙用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斷斷乎其不可誣也然神之靈不一有因山川毓秀人心景慕而靈者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利天下者是已有生立名節死享血食而靈者古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而能利國庇民者是已要皆以誠感之而後有以致其靈不然則幽顯之間漠然而不相通矣宣德癸丑歲自春徂夏山西闔境不雨衆咸以歲事為憂欽差鎮守山西都督李公謙詢於部使者及藩臬諸公若郡邑吏涓吉備禮齋沐致禱於郡城西北之烈石祠祠為趙簡子臣竇鳴犢血食之所爰著靈驗而為郡人所宗其地山川環抱樹木蒼鬱朝雲暮靄恒出於簷楹棟宇間祠之右有池靈源浚發澄波滉漾穹甲巨鱗出沒於天光雲影中隱現恍惚若有神以憑之者當致禱之初靈風振衣微靄觸石而先景為之漸伏神之聽之若響若答比旋卓而雲陰四垂雷電交作甘霖誕降若六丁挽天瓢而下注之沛然莫之能禦於是焦者以沃什者以起凡昔之憔悴而頽蹙者舉欣欣然而有喜色矣是雖神之靈亦

誠意之所感也 諸公將立石以昭神則會予奉命出撫河南山西而弭節太原遂為筆於予予惟神之遺烈載在信史而無庸書惟聖朝深恤民隱故居官者咸以救亢旱而為豐稔也哉受神之賜旌於石以報之禮也乃著其感應而復為之銘銘曰有翼者祠峙於西北厥神之靈既顯而赫生著英烈死享廟食歲惟亢旱民憂菜色有嘉闡帥特用闕惻詢謀僉同臬司方伯齋沐致虔罔不精白祇禱於神神應靡忒如問而答如求而得泫雲構陰爰降甘澤以慰士女以滋稼穡病者以甦愁者以懌降福穰穰曷其有極神不我違敢稽報德樹石廟門表表奕奕自今伊始神人咸適歲獲豐稔民遂生殖粢盛修潔以享以格永戴神休萬古無斁

烈石禱雨感應記

明巡撫

蕭故廬陵人

山澤通氣見於說卦先儒以為山通澤之氣為雲為雨澤通山之氣為泉為水發明精矣然不即所

見以明之曷能盡探其旨焉景泰癸酉予以僉都出撫山石歷郡邑考察庶官是年六月不雨將抵藩城始雨既駐節又雨越四日謁城北烈石祠致祀觀其祠枕汾河峽口山石峻立汾源衆流成澤巖穴雲霏自浮自歛石竇泉脉自瀉自流然後山澤通氣之旨粲然易見如親聆羲孔之指教爾自是設禱雨壇於藩城外每望烈石雲起必雨又次乙亥歲五月不雨予病弗克致禱是月乙亥巡撫御史金臺李宏古沐馬文升四明錢璉偕三司官率僚屬恭詣烈石祠祈禱即日暮雨隨至連三夕三司立石於祠來請記予病且喜得無言乎盈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交感山澤之氣所以相感相應相通而致雨者神之妙也人之致禱所以相感相應相通而得雨者心之正也今禱雨而雨得非心之正乎心一有私係則感非所感矣感民亦然治民而民安亦非心之正乎心一有私係亦感非所感矣茲所禱者期在民安民安則上下安上下安則陰陽和雨暘時而百穀繁茂皆本於此心之正然也在易咸之九四設愼愼往來之戒至矣今之巡按與三司鐫名是石暨後來者其念之哉

重修城隍廟記

明提學道

胡松

滁州人

皇帝在位十有八年秋九月二十有二日太原府城隍廟災焚之既城中無卑尊長少咸皆皇皇然故事吏之蒞茲土者自三司官而下至縣史郵丞凡上任前一夕必先齋宿廟中夜起誓神云毋敢傾僚陷吏暴虐小民期神之祥而佐其不違誓已乃之官署任事廟既焚吏來無寢處士民無所依而致虔過者與嗟發嘆於是巡撫都御史陳公講集三司官屬謂此神國家正祀所以保衆域民當亟復會官帑無贏金難其役於是太守張君環言於諸公曰秩祀敬神太守事也環請以身任之敢毋請諸公言已還坐府使人召郡中耆老馬瑞王鐸丘瑀馬秀王相王寶數輩問曰若等知國家置吏意乎衆曰不知太守曰吏所以布上德通下情明教化清刑法若等有善吏則勸之賞之否則懲

碑記

六百七十四

之罪之其要道民於善而已衆稽首至地曰唯唯
 言訖太守又曰若等知國家置城隍祠之意乎衆
 又曰不知太守曰吏固人也唯以知人然人情深
 厚善飾其勸懲賞罰往往或遺於聞見之所弗及
 唯神無弗聞亦無弗見若等有善吾吏賞所不能
 及神必陰賞之矣有惡吾吏所不及罰神必陰罰
 之矣故其神也者國家所以設教而佐吾吏之所
 弗及者也衆又稽首至地曰唯唯於是瑞等咸踴
 躍從善各捐已資倡郡中人郡中人即無弗應自
 王下至於將軍承奉洎士大夫爭出私財爲助會
 人有販集山之木以爲利者太守又白都御史沒
 入之財用稍稍集經始嘉靖十有九年六月蓋工
 半而太守調知蜀之夔郡去人情不能無少懈會
 新守趙君國良來趙君其治民惠事神虔額謂諸
 耆蓋亟僞工以妥神諸耆固信重太守於日夕從
 事甫數月迄工計金一千二百有奇計修前後享
 殿八楹東西廊十六楹鍾樓鼓樓各一燧閣二齋
 廳前後六楹神厨三楹其諸庖肆漏室畢具外至

門扁坊檟金極藻飾光采華耀過者起敬蓋一方
 之享祀後哉盛矣趙守以予舊嘗典文請予紀其
 歲月義烏可辭矣神佐吏不及以治人固也夫人
 宜知之使吏不善爲政不和輯其民而撫寧其衆
 將城墉隍塹悉爲荆棘即狐狸虺蜴將穴其中人
 且望而避之矣神其曷依曷享是吏也者又人神
 之所依以爲命者也故傳曰國之將興必聽於人
 然則爲吾君與吾相者其於張官置吏可無慎乎
 哉於是風焉陳公字子學蜀遂寧縣人張君字
 孟循雍咸寧縣人趙君字邦遂同州人並名進士

重修太原府城隍廟碑記 明布政 王道行 邑人

晉陽古狼孟之墟倚山爲城其隍受谿水而注之
 汾最號雄麗是宜有神物憑焉以固國定民厥有
 祠舊矣高皇帝拓若干雉重建親藩以命吏治之
 凡上官者令矢於宇下加惠元元意至渥也地故
 近邊嘉靖間敵人乘間竊發輒狼顧失利去雖廟
 謨宏遠而神庥昭祐之功宜有默運於巖險外者

祠之中為廟以妥神前為享亭一門二門之外時
 坊表焉後為寢兩廡有冥考像設犂犂可畏懸鐘
 建鼓當碑之左右致齋之館在門之東偏而南起
 阿閣數仞春秋祈報雜奏伎樂其上以娛神人則
 備矣蓋創自國初而恢廓附益之或因於官或勸
 於民載在麗牲之石可考也歷歲小損僧人普羨
 圖新厥構得請於公府爰暨士民咸輸力恐後凡
 得若干緡以授匠氏始萬曆改元之明年再期而
 畢則廟貌崑崙眎昔有加矣道官張全一適謁選
 至掌其事徵文於余余謂吾晉之民崇鬼而信巫
 蓋唐風無譏焉遍國中若干祠皆無若城隍之祠
 正夫他祠神有一而百餘所無謂也又不若城隍
 之祠專祈歲禳祲備物致享他祠盡祠已則不若
 城隍之祠嚴何以故載在功令命吏之所禮祠也
 不亦正乎且也據名都而總百邑若州牧領其方
 之諸侯彛翰天子然歲時禋享各有分土不相淆
 不亦專乎與藩臬郡邑之長若二植禮覆昏幽
 表裏則高皇帝實命之冥考像設亦秉二尺意也

故嚴曰然則廟祀何至乎曰古者諸侯有社稷山
 川之祀至於今因之城隍固社之別也合諸壇壝
 可矣又高皇帝於郡厲詔主百鬼別其良奸所以
 風兆姓使彊為善紀曰祭不欲數數則不敬夫於
 社則祀於郡厲則祀廟之祀不亦數乎然俗節獻
 享聽民緘幣把香婆娑宇下不以為數且不敬也
 則奈何曰地廣民聚治之不可盡治也日相角以
 力相徂以詐而竟逸於三尺之外是大亂日且已
 故弗迪於義者十而一麗辟焉則已疏况不止於
 十乎庶獄之慎百而一無當焉則已感况不止於
 百乎太惟神也不可知人以為無弗知也春祈秋
 報緘幣把香而至者徘徊顧瞻洋洋乎如其上
 如在其左右宜足以消其猛鷲陰賊之氣而開其
 悔過遷善之心於教化宜有裨焉故衲子振鐸一
 倡赴義若流水人心與鬼神相為感通可以識治
 道矣至若他祠不典託為姦利而鳩僭方繁民瘼
 於費何如其正也小其胥災靡神弗舉何如其專
 也羣遊治之人競角觝之戲士女縱觀蕩凌禮教

何如其嚴也宜其有遺行獨以此為善事鬼神俗之弊亦久矣在位君子固不得盡聽之耶

城隍廟碑記

明知府 唐 頤 邑人

城隍禮視山川邈貌無牒載高皇帝僅革封不及貌俾民聿有詹惕維神貌赫惟廟妥之然神遊曠漠何新廟之冀主者糾飭亦匪邀神釐斯神人對臨胥正於典隆隆重矣維山西省巖城湯池上遊式奠王封在臺省庶寮在所繫弗數嘉靖辛壬敵乘瑕馬逾汾沁日環省十且三血膏周道在山死堡穴半存獨入城恃之全活嗣此修城治嘖嘖謀而廟未遑也抑上官齊居所司間葺未大蔽耳迨萬曆五年程琳等覃新旅視爰募之十方合廟振飭規緒稍完適道官張全一至繼董茲役不一載適成鼎煥右轄王公已紀石落之乃道官以捐者碑陰隘題復對楹礮石命余勒其面余應曰城盛也萬室攸麗於祀特正而等敦匠輸金自關鴻願要非詫以為勞何碑哉一之勿須又奚再焉未登

氏直一楮版良使渠曰此自神聽敢夢以聞余然曰夢否無論但碑取繫牲今也書勸借曰神爰尤誣聖不經惡得而信諸茲廟神實正直惟施報聽於理弗爽人見幽犴栲章故尊無上不知此特警迹設為元猾大慙唯神難罔非湯湯然槩也顧硜硜者忽於權理惟燁靈之畏元猾大慙且睚眦旁睨莽不介色其行深良士則曰警迹惟神柄但直吾生理質之無愧揔意外有觸惟聽雖畏何益况神既握理顧燁威欲蹈人警迹哉竊謂不然而住持斯廟惟率人生理照破俾勿抵元猾大慙焉人行深良士路莫令硜硜者信目遺理庶有譽於司祝捐者亦無徒畏燁靈輦財以贖苟且挂名惟一意提撕生理求可任順沒寧城隍且按籍歸之甲祐是則真能用畏而非硜硜者可慙如而謂神垂命詎正神索人諛石而人豈以雕辭能悅矧夢出幻心實古德所訶者又惡可以加神余欲無言懼而開誑惑標故持此矯且喻趨廟者津梁也

太原知府於公去思碑記

明榜眼 孔天胤 汾州人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皖川於公以工部郎中來守太原至壬戌調去太原人思其德不置議建立生祠勒碑頌德政會督府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兩溪萬公諮表循良以風郡邑於是太原人上狀得所請焉遂造祠郭南門外仍採石作碑是為嘉靖乙丑之冬距公去時四閱歲矣公門人進士潘雲祥者邦之彥也特書其大政八事涉汾屬辭焉其一曰定危虞言家丁叛亂之餘雖略勦擒然猶反側未安人心疑畏城中朝警夜呼禍福叵測值公下車旌別淑慝加意恤輯曾不浹旬吏民悉安堵如故其二曰禱雨澤言庚申歲旱自春抵秋米價騰踊民不堪命公齋心徒步編禱羣神俄而甘澍響應晚田皆穗焉其三曰急賑濟言大旱之時流餓顛連道殣相望公私束手弗克引援公惻心勞力庾粥並施而嗷嗷奄奄賴以全活者奚翅十萬也其四曰修城池言省城城自辛丑

議修未果公是時抗議修浚陰以荒政之法存嗷就食之民且其費省功倍保障益遠也其五曰省里甲言陽曲當郡孔道百役之需奔命已疲公隨事調停刪繁就簡公私兩便而民力蘓矣其六曰興學校言饑饉薦臻之餘人投死不贍至博士弛講羣徒失業公方優卹控愆尤加意匡飾點勘文章周給貧窶惟日拳拳焉其七曰復堂宇言郡庭廡舍燬於叛卒僚吏至綴蓆以居公至一修復之視昔稱壯然事不繁費而民無勞擾也其八曰裁行戶言故事有金楮二行以應上役惟金行於義匪經公力除去惟於楮約定經用之數令楮行不訖沒而已至於正己以抑貧暴嚴毅以攝姦豪慈惠以達幽隱剛明以折爭訟抗直而不撓廉潔而不污凡若此者非復一端枚不得而舉也古之人如子產者恭敬惠義雖孔子亦思之而况於鄭之人乎何武在位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今於公之政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其所為皆有惠愛於民之實又有名宜太原人思之而不置云然思之而至

於造祠作碑亦可以見思公之實度乎子產加於
何武矣公諱惟一宇德夫直隸安慶人嘉靖癸丑
進士今擢陝西按察副使

南關關王廟碑記

明戶部張梯邑人
郎中

惟晉省南郭居民鱗比崇墉雉列舊有漢將軍雲
長關公祠猥在坤喫僅兩楹壁其中半以祠公而
西向者汾伯之神棲焉嘉靖辛亥城圯於汾水越
明年壬子木益東下秋七月邊報旁午河流澎湃
民懼乃議改築城垣逼近民家而公之祠越在郊
外歲時伏臘供祀事者弗便奔走民益懼乃圖內
徙得尼寺廢地於郭之中其深如窅父老好義者
捐資募工德雲寺僧主其事情起車牛萬載雲集
匝月基成既而採木於山運甃於陶廟貌莊嚴堂
庶靚深初自癸丑八月落成於甲寅九月正殿四
楹西向以棲神樓四楹臨衢上作樂以侑享下通
簷來以趨事左右翼披厦各六櫺以避風雨亭二

藏碑以記歲月懸鐘以警晨昏 後有禪室以司
閉期年為而竣僉謁張子請記 其事乃嘆曰事神
將以為民也七里之郭生靈附焉非神之威民何
所恃乎昔公與張翼德並事先主窮達同操險易
一節而公之勲業照耀於生前英靈顯揚於身後
尤為古今殊絕忠義之氣浩然 充塞雖歷千萬載
而不渝故其血食遍滿寰宇然 尸祝之多盛於北
方而益盛於邊陲公解人也而 尤盛於故鄉是我
民於公為鄉後人而公之靈亦 不能忘情於我民
也况關城與省城相為唇齒陽 曲之民多祀焉不
有祠神何以棲不有神民何以 恃民恃神患至而
不恐神棲祠氣聚而不渙祠之 建蓋有不容緩者
矣然人知民恃神以安抑孰知 神之所以安乎身
曰鬼神禍盈而福謙禍福神之 所司也盈與謙人
之自作也父老其朝夕訓迪小 子曰惟土物愛孝
於而家和於而國二簋神享之 矣長爾年定爾品
延爾子孫於斯邑苟醕酒好鬪 惟凶德是獲神
之雖終日百拜無益也矧公正 神豈區區香火所

能賣耶
是為記

學使環伊王先生德教碑記

明布政使王道行 邑人

蓋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師教厥重惟均學
使者簡自中朝衡茲下國總六經之軫轄關多士
之升沉苟不經其品題雖同游夏之才終鮮珪璋
之達蓋其重也然地峻禮嚴情分志隔光容過隙
業遜專門非夫弘一體之仁何以易三年之愛固
知感通神理如鼓應枹雷動而風斯隨聲傳而響
必答此自然之符不可以假設者也我宗師環伊
王先生鍾英河洛射策甲科橫講誦於石渠抗論
思於青瑣正言無諱如汲黯之在漢廷衡命不阿
似晏嬰之處齊國遂一揮而出守經百練而愈精
惠養元元二千石之任重矣簿書役役四五載之
勞甚焉德威遐被頓使列邑承風治教兼資載見
羣黎遵化江陵之一疾彌留岱岳之羣祠如市人
非孔子胡禱爾於上下神祇親異周公徒結後如

子兄弟公難

出於門下未肯入其彀中謂山川

之神祀不過望
之人狂走東封
於晉陽肆譽髦
空談先本實而
於一字一句之
書三義吾道燦
重剛腸疾惡稂
依館下則問疾
養病之日愈遂
宿品萬言高下
行之剛柔緩急
於驪黃牝牡之
我聞自昔於今
如趙邢臺之直
之介論既定於
宜廟食 孔庭
於不佞學既顯
在祝史之守信以陳辭魯無一介
之上用茲矯勵蔚有聲稱建秉鐸
於俊彥表程朱之正學黜蒙梵之
後浮華樹風聲而彰物采嚴斧鉞
間析秋毫於分更分漏之頃纂四
然復明探六莖指歸經學因而復
莠必除矢志奉公干撓遂絕病生
遣醫貧士遇婚喪則助金周交屬
節傳以星馳總七郡英才繁如列
較若懸藜至狀貌之修短枯肥性
間出批評照如龜筮九方相馬求
外尼父受琴得其曠然頎然之人
有徵矣至於俎豆前賢登崇來哲
於懷寧之惠劉洛陽之寬王新城
蓋棺人無慚於從祀則咸奉為名
即顯善善之速固宜惡惡之嚴至
侗年猶小弱一蒙收錄輒弁鄉書

竣試事而旋車對羣公而推轂放榜之日人謂神君屬都人士為州將所陵薄言往愬公廉知其曲非在我投袂於皇直欲削彼丹書張吾赤幟事關兩造益坐園土時秋賦數千人無不著同仇之義懷左袒之心體橐自將剥啄為滿先生之仗義執言分憂等戚如此雖鞠子之閔莫烈於是矣槐棘之聽尚未弊要萋菲之言忽來貝錦道轍既東瞻言靡及諸生念欲守闕而上書詎能披根而反漢爰發鑿心之語勒茲墮淚之碑謂小子受知最先中言宜永因採摭徒謠鐫摹貞石雖其美難述僅窺豹之一斑然遺愛勿諉庶抗回之寸草也謂余不信請復斯文

新建河神婁金神廟碑并沿河剏築石土壩紀

略

明順天 萬自約 邑人

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會城不數百武也地痺濕又土疏且沙淖故善徙說者謂河出山陘中勢既

得逞又值東山暴埒注下兩觸而成一勝故易徙耳大抵暴埒何論敵河第地不容直西且浸假而助河之虐波稍折而之南直嚮城乾方曩肅皇帝季年曾奪阜成門入浸民居頃年兩捍之以壩費約工徑緒用無就往往咎工惡亡亦諉之無何耳或曰或固何害噫此目論也中丞李公初拜填撫即塵履於此適歲多雨一日諮所部曰水患浸久甲土又負郭而居者田廬孔棘行者迂塗涉者苦厲皆民病也是水如我何檄所部奉命唯謹中丞公更詢之薦紳父老咸訴祈望之所部先行視中丞公更親駐河上初擬穿河西渠令水直下挈大忘細他弗遑恤然力鉅矣又無如赤子何且也水近城唯恐其不西乃又唯恐其愈益西也奈之何令芟牧其中哉則自把兒溝起抵教場南沿流作石壩初作水頗乘雨漲溢又新築不無失得仍逼教場迤南日中撼振武門外橋居人夜坐屋上謀毀室去中丞公復臨勞之曰費無恡小役無徂敷

惟永終圖之於是召寧武
取石於山椽採之寧化約
雜薪稔稻藁東郭之赤埴
合三成一相地之叻每石
累累皆成衝間作鈞刃縫
又起大小壩頭若干前出
南作新渠直導之西其役
以餉薄蠲之集陽曲太谷
量資之鹽菜自中丞公首
稍稍杖其不勉者中丞公
可以不徼福下問父老得
汾洮障大澤而以靈著茲
義起乎尹大夫鐸董家臣
一日而能忘此遺黎則二
而取媚者狗俗是也跡得
列鐵犬三在檻狺狺作厭
三楹左右鍾碑樓二後奉
楹門二重繚以周垣額曰

崞縣陽曲石人若干名
丈有一入地率半之中
和以石塊後又加鈞椽
壩率十累或儉不下八
合錠形灰液而木紐之
數武殺水怒又自沙河
初用營士堰水大作旋
榆次戍邊民壯六百名
犒之所部率尉之食之
又惟曰人力豫矣神胡
臺駘像於晉祠曰是宣
士者也又曰禮不可以
安于翳趙氏之攸賴固
公馮矣又曰政有反之
婁金神遺貌而朝之前
河狀河神廟前奉臺駘
兩公三楹左右翼室六
萬年保障石壩適護西

偏嚴矣而婁金神則塵屋
鑰金湯望之懔然撮用官
米四十石穀二百十九石
竒自乙巳二月始事沆今
曰斯諸大夫父老所屬意
自約雖病杜門然竊竊然
敢避不文乃親走壩上邑
狀蓋不佞虞土疏而當事
不盡石也亡乃消息於河
天之靈以中丞公之衷與
此然而人力殫矣嗟夫蒞
虞聲此無政耳不足論脫
剪此一時利也若舉斯民
民如臥衽席上屹然而維
其近之矣顧事任難矣始
卽定矣中道參差害利皇
民何與賴之有先事燭照
力而勞之在信後又匪徒

一楹暨一柵坊題曰鑿
椽七千根市椽九百根
銀一千一百二十兩有
年十月告成邑周君來
者今當落之子可無言
桑土而念之也既聞命
君俾張簿牒從得備訊
者已先防之矣又虞壩
而不敢悉與之爭乎以
神合是宜人力之不及
民者眎一煦沫與鼓驢
使拊支節而爬搔其欲
昧昧而獨曙乎其大令
城焉非百世而何茲舉
而衆喙紛紛莫適為政
感與蔑而置之奚異則
臨機驚發節宣戍士之
藉之人而大莛於明神
碑記

林因於山帑捐於公市無追呼野鮮私躡居者術
術復修田廬畦井行者相顧曰美哉道夷矣衆善
咸治乃獨繇之仁心為質故機宜悉當可徵會不
愆期神人允諧上下胥悅宜致此矣昔西門豹史
令之引鄴水溉田也至今歌之不休而鄭國渠秦
人鍾馥寔名之然則中丞公其自有之哉是役也
於中丞公小小見半緒諸所為憲文武者不僕僕
分守叅伯移寧武郭公今王公傳道副憲丘公荒
土分猷績施其弘前攝守計倅董君前判寇君今
陳君咸見勤勤而郡守馬公寔新下車更勞畫中
窾邑侯周君則綜計而終始之前簿劉守訓今張
簿千戶李鳳鳴苗國輔司禹百戶孫衍慶則皆與
奔走法得末書矣夫當塗者所幾幾於河業已樹
之章程要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俟之方來俾
土化而石石埤而崇惟吾民不終罹於患哉不則
既備而猶捨潘在肩睫間一旦委之適然亡寧直
廢前功胥動小人之口明神其式而臨之可泄泄
也凡慮石壩七道長一百四十五丈土壩九道長

百五十六丈新挑關見溝河渠一道長四十三
丈既綴厥繇矣仍系之以辭辭曰馮夷擊鼓在河
之濟神人奉劔龍伯無怒温谿洛陰患殷苦雨飛
廉豐隆沕滴下土皓皓肝肝上凌星辰慮殫于城
矧也如民神乎沛哉胡乃不仁居者降凶行涂遠
遠我公明德弘續天命庶官斐忱亦惟持兢胡匪
即安鞠民則慶瞻言恫身惠而為政勞暫逸永歡
焉經營父事子來寔俾我生我心既慰裡袂神明
鼎鼎二廟牲牲粢盛是馮是依巨靈施施蛟龍秦
哉風雨若時匪曰悠悠長謀以思謀之既成民則
何知誰喁誰于父母孔邇厥服是紹顯允篤始豈
弟君子神所勞矣萬福斯來豐碑可視

重修大邊記

明尚書 文端公 周 經 邑人

春秋中外之辨所謂謹者豈黷兵武勤遠畧哉亦
各安其分限而固其封守而已祖訓戒貪遠地而
於西北戍兵則有時謹備之諭此高帝明見萬世
防禦之上策也列聖遵守選將練兵惟慎而鎮巡

其地者亦惟心上之心視機戰守焉大同去邊甚
 邇昔之守臣蓋嘗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邊又
 於百里外築大城曰大邊其為防邊也甚固歲久
 各有傾圮繼守之人雖嘗繕修然寢為風雨摧剝
 又被乘夜竊穿於時修復之議雖篤而邊釁之懼
 勞費之憚遷延弗舉遂使小邊僅存而大邊蕩然
 矣弘治庚申邊外肆虐小邊之外據為牧場而民
 庶牛馬殺掠無筭出師以禦往往失利當寧以為
 憂乃召僉都御史劉公宇于山東都督僉事莊公
 鑑于宣府偕以撫綏其人民而總治其軍事協心
 靖共法行威立窺犯者聞之即遁去時辛酉歲也
 劉公躬飾邊圉精甲兵之務而莊公及巡按御史
 韓公春皆聽其議具疏陳奏上特從之仍降勅以
 諭其必恤衆必慎防必敏其功公奉承精白於是
 積財用調芻粟具畚鍤會調兵校壯庶凡六萬人
 而分帥以督之者一百五十四員公復親蒞其地
 憫暑雨時賞勞嚴限期禁侵暴而參伍以會之時
 戶部郎中呂君賢督儲於邊實多贊襄而按察副

使陳君寬李君惟聽布政參議王君璠參將楊君
 彪蔡君瑁以至都指揮劉江知府紀經綸或司需
 料或布營壘或糾奸弊或撫逃亡而僉事王君從
 駟則專事乎修築堡砦皆克竭忠効勤以獎其成
 焉工興于夏四月訖于秋八月仗天時之順乘人
 心之和成此數十年未復之功於四閱月之間可
 謂難矣其城之廣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其延亘
 起西陽河接偏頭關凡九百八十里其增置斥堠
 也百加增堡砦也六百有七十挑鑿坑塹也百萬
 高深形勢如岡如川而保障復故矣然公心以為
 未足也又採議作威敵之器兵器精製斥堠既密
 而堡砦亦嚴自今伊始庶其無邊患矣事聞上嘉
 勞之晉公副都御史凡與事者各賞有差副使陳
 君復謀諸知府胡汝礪曰公之謚邊也大矣不勒
 貞珉何以厲後乃具書幣遣騎使以謁于予予惟
 門析以待暴弧矢以禦遠以至山川扼塞之限城
 郭溝池之固皆設險守國之道也勞費一時安利
 百世諸君子之績不其偉哉

重修石嶺關碑記

明巡按 御史 李光輝 邑人

陽曲隸太原郡縣治在郡城去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而近曰石嶺關北枕鴈門南控汾霍上黨諸勝最稱要害地自北兵款塞上晉之境內稍稍偃桴鼓聲者已二紀餘矣天雄魏中丞奉天子璽書秉鉞西晉申令約束一意與百姓更始三晉幸哉比歲備塞上度關而周覽興嗟見其歲久齧齧僅一瘠岡勿問拒敵卽譏察不任也尋聚三事大夫籌曰石嶺當太原左臂倘有邊警吾不知太原而南何恃以無恐爲今日計其甃城便諸大夫僉曰甚善檄下太原守趙君籌曰石嶺涸泉堊型滋費爲百年計環關皆山也莫若因石於山因灰於石二煩里旋踐更是徵其石城便中丞公採用之仍出幕府贖鍰佐其半與總督王公合策疏請之朝報可乃授陽曲徐侯量功命日鑿石伐木參伍程勞効能關之址延袤二百丈有奇城堞高二丈八尺長廣崇厚視舊增三之一城門二幅樓其

上角廬四公署一區若干楹旁治營舍若干楹一何城迤邐起望之則巖巖巖巖巖耳又傲幽人凌陰之藏鑿石窟藏冰者非一涸泉何患焉亟徙太原銳卒二百人往簡下城將某統之居常畫守一啤卽有緩急輒出銳卒張犄角勢以制人而不制於人蓋一人當關萬夫莫前者也自是太原左臂壯矣假仍覆之以土簣攻之以風雨補葺崩損使我陽曲父老率子弟而無歲不城必不然矣中丞公綏晉踰四載修烽堠築塞垣廣營壘以外則嚴城忻州置汾陽建祠學以內則治後先佐大工者亡慮數萬金至於將材必擇士伍必練軍需必覈具封事中更僕未易枚舉總之建威銷萌之計所以徹桑土而綢戶牖者其照之也若懸鑑平之也若持衡發之事業恢恢乎若游亦有餘地以故三晉赤子不啻登衽席上而用紆天子西顧拊髀之思詩有之吉甫文武萬邦爲憲中丞公負命世材饒文武者也今日膚功之奏何但憲晉邦旦暮入樞筦運籌帷幄所筭亡不勝者非自太原售之哉是

役也經始於丙申夏之四月落成於秋九月初議
 費金一千二百二十緡已而贏金一百六十緡制
 用有紀工不告困事半而工倍之若侯者是才與
 誠合者非耶茲復請為記不佞輝晉人也辱為諸
 大夫所保障敬搦管記其略柄事則中丞魏公允
 貞南樂甲第世家共事則左布政萬公象春無錫
 人右叅政宿公度掖縣人副使楊公紹程岐山人
 知府趙君彥膚施人竣事則知縣徐侯守謙河南
 衛人俱進士
 法得金書云

布政司關壯繆侯祠記

明按察使李維禎京山人

關侯祀遍天下晉其產也祠最盛葦門圭竇之人
 甕牖繩樞之子無不肖像以事尊敬過於祖禰窮
 里委巷三家之市率有叢祀賽具其在藩司者列
 堂下在房西面與椽曹比屋余出入輿過之樓身
 屏氣承乏攝司篆相堂左潰垣外斬艾蓬蒿度九
 尺之筵南北十筵而贏東西六筵不虞無地矣已

相廢署柱石僦齏之屬十伍可用不虞無材矣徒
 而為祠二槐合抱當地中央倚槐北為祠門門崇
 一雉廣容小扁三箇槐列門左右遠條及祠祠室
 四楹廣容乘車五箇修容大高六箇前有軒旁有
 廡中有堂自門及祠修四筵祠三箇用垣垣有各
 角左右三尺有奇倍之門以內闕伽如也門以外
 地廣論視其內殺三之一東西倍四之一東為廬
 處典守者弁蔽之西故有門東鄉通行者仍之使
 禮曹管鑰以時啟閉籍其鐘鼓爵鼎之數歲時朔
 望謁款之儀定為秩祀余竊聞之禮經緯萬端方
 皇周浹不遺微小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席則有上
 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安往而不用
 禮考史侯與昭烈布衣交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其秉禮如此當漢之季天下稱萬人敵
 即以馬孟起黃漢升嘯咭宿將侯且耻為之下跳
 盪無前迄乎於茲猶有生氣寧當坐吾輩旁舍而
 况廁之刀筆吏次乎其不可一矣土神微者也南
 面血食侯不加崇處非其所湫隘躡塵其不可二

矣鄉飲酒禮賓必南鄉藩臬體詎不尊有如鄉大夫貴而賢者入見必攝衣冠出迎延之上坐侯於鄉為先正於今為明神會賓客之如其不可三矣夫禮君子之壇宇宮庭也斯須不可去五禮莫重於祭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祭神之壇宇宮庭可苟而已安用禮為何以蒞官行法教訓正俗而責小人之不隆禮由禮平安用君子為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余為此舉豈敢私徼福不欲以非禮事神耳又按蜀志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稱盪寇將軍漢壽亭侯關某漢壽地也亭侯爵也後人誤以漢為代以壽亭為封然所由封亭侯用斬顏良解白馬圍曹操表請故漢獻為操劫遷禮樂征伐悉出矯制非真帝意也惟先主拜侯前將軍假節鉞事其在曹劉後歿而追謚曰壯繆與穆通俗諱繆為略而不稱余謂拜與謚出自先主侯忠於主其必靈承無疑至宋封崇寧真君元封義勇武安王等威較昔雄峻要以侯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昭昭若三辰麗天詎假

二辨為重視祝史正辭因悉裁之而直榜其門曰前將軍關壯繆侯祠顏其楹曰絕倫逸羣諸葛志武與侯比肩事主鞠躬盡瘁侯嚴重之采其書嘉獎侯語知所歆也冠服或同王者亦按晉邸所藏舊圖改定庶不踰禮以妥忠魂神其吐之乎夫近世之事語尚在長老之耳將以余弔詭非經也為具述本末就稽古尚友之士而正焉

岷嶓重修龍王廟碑記

明參政 傅霖 邑人

岷嶓山寺之西舊有龍王廟殿舍頽敝不能待風西僧道惺自河東來落髮寓焉每焚禮輒嘆曰蕪穢若此神其棲乎會已已先後歲旱故事旱則居民禱祠下龍池注水無不雨至是屢禱不雨即雨且雹為菑於是道惺謂曰年數旱干神怒也亟捨財葺祠則雨矣聞者忻然各願出粟貲居數月積稍贏道惺乃命日量工程物度材因者因之葺者葺之凡二歲祠成中畫雲氣象神增塑龍飾以金

碧外設柵禦肅然嚴赫其師慧義築臺於前高一
 尋廣四之以擬神道道惺曰吾賴神威靈得衆生
 檀施工以無墜吾願畢矣是歲雨暘時若禾稼登
 雷出不震雖有雹不爲蓄果如道惺言村民咸鼓
 舞來薦牲酒酬神德云夫雨雹信係於神耶何與
 僧言若響應也抑氣數有常祠之興廢偶與合也
 儒者謂陰陽和則薰蒸爲雨陰脅陽爲雹神謀不
 與矣釋者以龍飲江河爲雨剖水爲雹惟神其命
 之夫是矛盾之說也孔子曰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合陰陽龍蓋調陰陽而致雨王其御龍者邪又上
 古有雨師祠或曰雨師卽龍王或曰非也然祀典
 有功於民者祀之旱乾水溢之主於神折衷於夫
 子矣非廟食奚稱焉愚者惑邪說事淫祠智者則
 忽之爲不足信上無示的慢神虐民以逞而欲特
 和年豐也豈不悖哉余故並論著之後之君子得
 覽觀焉

三立祠記

明布政使 王道行 邑人

山西河汾書院舊有三賢祠祀文中子司馬溫公
 薛文清公學使者擇秀才高等者百數十人講讀
 其中萬曆間江陵柄國忌人議已以爲多白鹿洞
 學徒奏毀所在書院於是三賢祠遂廢神人失序
 禮義以愆典學之官往往不得其職河朔魏公秉
 中丞節至晉陽慨然以興學右文爲已任與先後
 巡察杞縣徐公邵陽劉公並稱名德有合志焉會
 諸生請復祠移學使者來春李公冠縣杜公勘詳
 皆以爲復之便公重用民力咨于省使無錫萬公
 郡伯膚施趙公計版築書土庸圖規制程期日度
 可四伯緩而集萬公括堪動帑銀並已所節縮奇
 羨二百緩考試支剩銀二百九十緩不足魏公推
 幕府市租五十緩劉公御史臺贖金十六緩憲伯
 廣濟劉公叅知新安甯公膚施白公東萊宿公憲
 使肅寧易公岐周揚公贖金總三十緩郡伯十四
 緩凡六伯緩而贏晉王以五十金犒工鳩僦考歲
 不愆于素餘以儲典籍利器用豐餼廩居三之一
 焉別駕滇南王君寔專工事爲堂五楹扁以根闢

繚以周垣前起棹楔望之巋如也祠後為書院別
 有記作於某年月日迄於某年月日凡幾閱月而
 成遂空軒敞神人不相淆君子以為禮于是右省
 齊河房公濟陽高公學使者黃梅汪公憲使安陽
 劉公相代至適觀厥成嘉與學士大夫更始請卜
 日安主魏公曰政必正名禮先辨分考晉乘唐虛
 諸臣列名宦鄉賢祠中如稷契殷周始祖先師其
 子孫臣庶也可儼然據其上乎三晉名賢載在往
 牒何止三君子宜更議于是汪公考古徵書采風
 論德與諸公雜議得風后以下至伯夷叔齊十有
 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至我朝呂文簡公
 十有八人西向鄉賢自董狐以下至薛文清公十
 有六人東向寓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別為位
 居鄉賢上魏公以為九題曰三立祠語不朽也每
 歲丁祭籩豆牢醴之數視啓聖祠學使者主之是
 役也為太事不計小費萬公救厥功秩祀辨賢以
 為世法汪公有焉兩省前後諸公同德一心翼宣
 文教盛矣至於率作興事則趙公衡子正綱舉而

圖張前命歷城陶君今令洛陽徐君贊于下費省
 而工勸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其諸君子之謂乎後
 事而巡按海陵袁公至廣厲文學如魏公士益顯
 顯嚮風矣萬公偕諸公詣王子命曰書院羅材聚
 而教之一道術也先民是程生於斯宦於斯者祠
 若干人不可以無述夫書院袁公記之矣祠則吾
 子道尊者言信身習者事徵宜無辭焉道行謝不
 敏嘗讀春秋傳穆叔對范宣子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魏公有取焉故為是
 祠而建祠以從墜文克舉誠希濶之遇哉昔孔子
 刪書斷自唐虞今乃上溯羲軒下建近世何也取
 諸晉乘吾鄉之首善先猷也如風后治民倉頡治
 字先天而天弗違其古之神聖人乎虞廷五臣與
 夔龍交讓精一執中之學見而知之肇開道統祖
 述于仲尼集大成則聖具一體則賢或肱股王室
 如巫咸傳說狄仁傑韓琦諸人或經營四方如羊
 舌肸包拯若我朝之劉大夏于謙其人或仗節死
 義如關龍逢張巡其人或修身謹學如卜子夏程

伯淳若我朝之薛德温其人褒貶論述如晉之董
 狐漢之司馬遷其人是雖德有偏全功有大小言
 有醇疵就其所至皆可謂能立事是亦傳文不具
 列祭法曰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惟其所
 遇可無媿焉今之人猶古之人也莫不攸好德莫
 不喜功莫不務脩詞而能立者鮮則志不篤也學
 不純也氣不克也義不精也斯不可與立已故居
 常自許皆知慕仁義賤俗鄙堯行舜趨自謂近之
 一涉紛華易至流逸而失其故吾此可以責志希
 蹤古人奮然邁往一念少怠盡墮前功此可以知
 學抱會史之行履築跖之庭能不攝不變可以占
 氣傳經義綜羣言辨士縱橫圓如轉轂莊列要漱
 茫無涯涘皆能發其藪而折其角可謂精義故曰
 考諸先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非立
 德立功立言之準乎國家入安二百年釁孽浸廣
 上習咎窳學術多岐今日之所養即他日之所用
 可不慎乎明道先生紹不傳之緒文公繼之至我
 朝文清公又繼之宛然孔子家法頃歲誦習靡

市間帖括 殆同語作後生方沉酒濡首以取世
 本之則無 又焉能立吾不意堯舜以來之道脉汨
 亂如此求 為賢相為名臣為大儒如附位諸君子
 其可得乎 又如一旦有緩急如關龍逢張巡以身
 殉國將誰 能乎文學生於斯聚于斯能自得師為
 則不遠其 慎所立矣

三立祠記

明巡撫 吳

武進 人

晉理學甲 天下明興薛文清倡明道教風聲漸被
 太原舊有 河汾書院為學士大夫切磋地江陵擅
 政畏天下 清議議已厲講學禁鉗學士大夫口便
 其私書院 中廢見泉魏公來撫晉始光復舊制規
 模加廣大 祠古聖人斷自風后至叔齊凡十有八
 人鄉賢名 臣列左右庶春秋隸祀典集弟子員講
 讀供億取 餼餘道化鬱起萬曆辛亥學使者苦試
 場漂風雨 始詳請前撫建考棚移祠居奧室然遇
 試則考舍 試畢書院如故嗣後制紛更名實漸外
 訛予間詳 三立本末鮮能道者詢其址在試舍後

余亟往瞻拜祠宇湫隘甚卑位錯襟無倫次號房傾圮過半作養廢二十餘年矣余低徊傷之不忍先哲道化久湮沒徽學使者袁君議稍廣其制應修葺者修葺應釐正者釐正名宦續增入石公璞等凡八人鄉賢續增入高公魏等凡七人事具載學使者詳不論予不能已於言者蓋深懼後之學士大夫不達見泉先生建立書院與命祠之意邪議朋興禍正學烈也夫古今聖人立萬世君道極則必稱堯舜禹湯文武立萬世師道極則必稱仲尼立萬世臣道極則必稱臯夔稷契伯益而不求至乎堯舜禹湯文武主德衰為學而不求至乎仲尼學術陋為臣而不求至乎臯夔稷契伯益臣誼替春秋而下世已非唐虞夏商矣臯夔稷契伯益其心則至今在也見泉先生之意固欲使晉諸士誦讀寢食其中朝夕與古聖賢揖讓若曰必如此而後可鄉賢可名宦如此而後臯夔稷契伯益可至可致吾君於堯舜禹湯文武不愧為仲尼之徒先生之望晉諸生與天下學士大夫重且厚

如此俗儒捫籥管窺誤以書院為議論教性命逃虛無益人家國事是何異試程朱者曰格致誠正無救宋積衰也嗚呼小人破壞潰裂君子蒙其嘲邪說惑世誣民抑何古今一轍耶雖然理學在天地間如日月暫晦必明如江河暫止必行胡宗愈林栗等能沮程朱於一時不能使千載下不以程朱為君子江陵排斥清議拆毀書院不能使此書院不復興起于見泉先生撫晉之日崔魏門戶獄滋力與理學為難今聖人手闢陰翳宣昭至道不能使日月終晦而不明江河既壅而不行余不佞躬逢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官先生後闡明先生遺意亦願學士大夫之宦斯土生斯土者相與紹仲尼之道大臯夔稷契伯益之勲以再見唐虞三代之治則天下萬世之福未嘗有暨是余之心也夫是余之心也夫遂為記

重修胡公祠記

明督學道 周繼昌 無錫人

今天下之設督學使也自宣廟始晉督學使之得
 可籍記也自楊文襄一清始國制督學使特主一
 方風教多出妙選以故其人後先輝映馳聲名理
 勛猷節氣文章之間者斌斌不易縷指而獨胡莊
 肅松祠於公署之西偏祠建於世廟中去今五十
 年所矣凡我子弟有事公署者亡不瞻禮而式拜
 焉則公之德教漸涵人心可知也余視學之年謁
 公睹環堵圯廢狀低回久之會試事孔棘兩年間
 足跡兩遍全省不皇及今方息肩矣捐俸屬陽曲
 張簿督而新之夫余于公雖越大江而居實鄉之
 晚進羽儀匪肇自今乃今又幸依公之神而踵公
 之武也是役也其以志仰正之夙思歎嗣余而至
 者葺圯補廢知有同心矣役竣鐫此以記歲月

築新城永寧二堡碑記

明 黃廷綬

陽曲縣治城西北二十里為新城里新城稍東二
 里許為永寧堡公既以奉明詔築永寧即永寧堡

也其略具王方伯語中先是永寧之役百姓曉然
 知大夫奉明詔以藩蔽貽我以安也且私相戒曰
 往大夫不輕用我非不用我以貽我以安之為用
 也奈何大夫寔安我而我輩烏惡力不已出為大
 夫用也里中爭負版築者益恐後期矣新城人亦
 私相戒曰天子以大夫貽永寧人安大夫豈其築
 一永寧而止以稱塞明詔必不然矣吾屬父老且
 扶杖跪大夫堂而請之大夫即用我其亦貽我以
 安乎于是大夫則往謁鄭中丞而為新城人請中
 丞即檄大夫以安永寧往焉大夫慮事乃授陽曲
 君量功命日平版榦稱畚築高則三丈有尋方廣
 可五里各門焉社倉一區以備祲且北防以佐異
 日縣官之急矢石甲兵之屬不下數伯計是役也
 大夫令勿民力是徵而民願輸二千五百金亡怨
 言官纔百金為參伍犒民且營自乙亥三月歷兩
 寒暑而落成不愆于素落之日彼中父老更扶杖
 跪大夫堂而請曰往大夫安永寧今且安新城矣
 唯是不出阡陌而兩堡峙然為晉民千百世計我

晉民其有賴哉此大夫之伐也敢為大夫紀不朽
 伐大夫逸巡謝去之若不居也不佞某曰以余觀
 於是役而知大夫善不用之用邪何以故陽曲以
 一縣隸太原亡論賦役因重為里中父老憂即上
 而郡守上而分部大夫又上而鎮巡直指使者一
 切公私倚辨于陽曲我陽曲民不勝其因而往往
 逋逃其間且重為一二君侯憂大夫三載持衡部
 中一切議罷之與百姓更始以是兩堡之築百姓
 曉然知其貽我以安也此而不用其如自撤藩蔽
 何非不用之用大夫之善邪噫嘻此直大夫土直
 耳頃大夫秉節鉞登臨封狼居胥之上北覬敵情
 異日疆場有事則此兩堡者其伏也如堅左右壁
 其應也如張左右翼其踐墨隨敵而使之相救也
 又如捍左右手誰謂大夫用民而僅僅在版築間
 邪兵家譚曰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為用不善用兵
 者用其為已用用其自為用者兵莫不可用大夫
 有焉某不佞敢持是為大夫不朽伐大夫劉名漢
 德中己未進士洛中人陽曲君名灼中甲戌進

士關中人里中父老德
 之將與貞珉俱不朽云

三立祠增建考場記

明督學 王三才 蕭山人

嘗聞世將治大道招揭於學校而正議行世將亂
 微言激發於鄉塾而清議起正議相宣顯洩於文
 章其弊也為拘為靡尚範圍於道中清議相高隱
 託於性命其弊也為詭為橫而跳越於道外二者
 同途異致皆積漸使然非天之所造寔人之所設
 也太原之有書院舊矣初名晉陽書院尋以改卜
 撫治廢繼復為河汾書院又以權相禁革廢至見
 泉魏公撫晉大拓其址而增益其館舍祀晉古聖
 哲於前遂名三立祠云夫歲時不同興廢互異廢
 者何禁清議也興者何崇正議也人各有口誰能
 防川正議既明清議自息何興廢之遞仍為哉予
 不敏承乏晉土董茲校役歲舉試事慮以建廠煩
 民力蘆葦洩漏諸生亦困於風雨節檄乎陽諸君
 割構幾徧而獨缺於省會未有定畫爰請於大中

承魏公公曰書院固多隙地就其傍可容數百席
 舍則增之便三立祠障其前迂迴以徑通非所以
 履中正而尊瞻視則更之便號房介在兩隅戶屬
 隔絕與試事不相妨則因之便下唯唯奉命遂集
 郡邑諸大夫議之經理因革悉稟大中丞指授移
 三立祠於深處洞開重門東西建席舍五十楹門
 皂房各三楹而廳樓號房悉如舊計費幾四五百金
 取之歲考長物不煩民間半菽役既成遂然祠宇
 豁然衢路巍巍乎大觀矣遂進諸生而諭之曰此
 書院也而知所以建考殿意乎夫道者域也望域
 而赴至域而止賢知者不得越於域愚不肖者不
 得損於域總之執於道而範於正是之謂大同明
 興廣厲學宮茲飭功令願以經術翼以傳註取以
 科目由此為正途不由此為異術夫豈不知古今
 有未發之祕豪杰多不竟之旨而徒拘拘者為此
 以正域也自能由吾道者玩索其中終身不能盡
 即不能者習焉安焉亦不失為中流已耳爾諸士
 講習於斯校藝於斯明旨具在督學使者奉持惟

謹叛離者黜惟誕者黜蕩踰者黜意有所欲為而
 若束之才有所欲騁而若歛之何至有為詭為橫
 以干文網者學校統持其衡而士習一稟於正端
 有聖矣或曰信如所言毋乃墮調章而忘性命乎
 予曰不然夫子言文章罕言性命非性命不可言
 言文章而性命無待言也知者見之謂之可聞不
 知者見之謂之不可聞夫子何心焉聖之作賢之
 述君子之庸德庸言何莫非文章何莫非性命也
 爾諸生執經而窮理吐詞以抒心遵倫理而悟本
 原放之四海而心心可通率之日用而事事有據
 如日中天如川流地上下昭察躍然心目闡此以
 立言履此以立德擴此以立功即古先哲所稱不
 朽何以加焉有如羣居方聚眾喙爭鳴厭薄尋常
 闕奇索隱矯枉者過正而矯復生矯逐幻者失真
 而幻更尋幻舉一切真實境界而悉付之冥漠之
 鄉乃號於人曰此性也命也嗟嗟既無文章性命
 安附色蘊俱空閃倏無主可與立之謂何始於清
 議而卒於橫議究且心喪道而道復喪世則書院

若為之崇焉反使議廢者之得藉口矣故昔之政為三立祠也示以正模也今之增為考厥也董以正法也模以治之法以齊之總之域於正而止中丞兩魏公意相成而先後若相待也然則是舉也豈徒為士民深慮不憚以一勞貽永逸且以正人心而端世教進於治矣謹叙其始末以記郡太守關君諱廷訪縣令尹梁君諱之垣經始其事而董役者縣主簿劉嘉賓亦與有勞并得書

創建儒學常平倉記

王三才 見前

夫造士必先禮義而禮義生於富足富歲多賴凶歲多暴自古記之故成周司徒之職合養於教其思艱圖易者乃其敷典和則者也為上而寡廉鮮恥匍匐公庭搖尾乞憐以冀升斗則禮義之謂何顧飢寒切身稱貸無路方笄笄莫必其命而欲繩以禮義勢必不格則司教者亦與有責焉庚戌晉大祲于董校役諸士子枵腹狂奔接踵乞學租有限而待濟無窮始而貧者至繼而富者亦至矣詳

詢之故蓋晉土高亢水澤不通一遇旱災焦土千里且山麓嶮熾勢難轉輸即有產之家束手莫措貧富俱困勢所必然予惻然痾瘵與府縣商之置田收租遇歲歉而不免賠糧養廉出息多拖欠而甚至喪本計莫若常平積穀便而苦無其貲查得空月廩糧一項原議作書院供億支銷向屬本道循環並無別項支用近來書院雖存而會課久廢本道不動分毫而該州縣視為長物那移借用指射相蒙大率歲月轉長便屬烏有矣以學廩之羨餘廣學校之儲峙於理甚便孰與積於無用而耗於妄費也因請於撫院魏公按院劉公兩公皆報可遂遵行通省諸郡縣之良相與從吏贊決議遂定據太原府開報自萬曆三十三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計見在各州縣銀一千七百六十二兩有奇行縣酌議照依多寡不等仍留該府州縣作儒學常平倉本稱裒其最多者以益其最寡者其法於每歲秋成之後穀價三四錢內外即行收糴豐時設法隨價倒換如遇荒歉年分穀價六七錢內外

節行發糶大約比時價每石量減一二錢止許生員乎糶人不得過三石則上無賑濟之名而下得賤值之利貧富均需可絕此有彼無之爭而操縱在我亦無賸糧拖欠之苦且賤糶貴糶稍有殺息日積月累漸以充盈或好義者因而增益推廣不出十數年之外可使諸生人食賤穀歲不知荒夫入亦各有心寧復利升斗而棄禮義乎或於風俗未必無小補云雖然立法易用法難儻收支非其人轉換不以時則勞擾侵漁虛冒泄損之弊種種百出不咎用之不善而反議法之無良則不久旋廢總之歸於烏有而已故先為之示約大槩一不許差遣大戶以致賠累一不許生員包攬以致乾沒一不許借貸升合以致拖欠一不許委積多年以致朽蠹一不許收支失時以致久候若其隨便區處調濟聽之賢有司而每歲清查振刷尤在上人加之意焉庶人寤寔惠而法可久行耳恐吏胥多玩歲久漸湮謹勒石登記發過數目以便稽考後有增益不仍續註項下并書其始末以俟同志

之君

少司馬魏公祠記

李維楨

見前

魏人少司馬魏公兄弟三人稱才士而公名位最著初舉進士除荆司理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又直父喪上自兩宮下溥四海輻輳其門子弟親戚鄉里知交借力勢駕人衆無如之何公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夸毗之夫望之色沮即江陵於公不可得親踈用治行高等召入京而江陵病劇不能復關政矣拜山西道御史無何江陵事敗削其子冒科名起家者上風忌江陵專擅身死而言者攻擊之取幸於是拾唾餘垂斃虎紛然競作公疏論諸閣臣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事者憾之謫公判許州天下偉公氣節不隨人嚙笑如此尋擢理鄴郡南吏部郎光祿丞已為少卿為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乃為兪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久之甫遷副都以父老

諸昆弟卒請歸養既歸以閩邊功晉少司馬公之
 撫山西也巨璫出領礦稅為民鑿齒窳窳而礦璫
 為甚公力持之璫亦反噬以激上怒而公又上書
 言朝廷得失譏刺宰臣不能輔導挽回使刑餘之
 人播惡天下上切責公慙而嚴憚者至設為大不
 道語中公猶賴九廟之靈陰陽不為動以故延推
 公入佐九卿不報而山西因得久覆公德字若西
 伯父母孔邇忘如燬者之厲已可十年既惜公去
 攀援號泣日千百人為羣度不能留則相率醵金
 置地當國中為祠祠公以志沒世不忘之思又三
 年而公卒所司具言公生平為國名世其在晉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宜覈稽詳實以行旌異事下中
 丞李公侍御康公而余不佞承乏攝藩篆哀集諸
 道諸郡將吏士民所陳述公狀凡數萬言數十百
 事以上兩臺大要謂公孳孳小民之依慈父嚴師
 交相為用內治則除貪墨廉徵歛慎荆獄鋤豪強
 扶單弱飭紀綱正風俗自諸王以及縉紳閭里一
 切繩以禮法毋敢踰越即有銖兩之姦無所不察

偷魁市猾聞風遠徙一二狐嗥之徒實礦推虐
 政流言熒惑幾構大亂下令捕索不崇朝而定又
 為復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立功立言之賢為
 宮陳俎豆駿奔走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者人
 文蔚興外治則繕亭障築塞垣延衰千百里刁斗
 相聞治器械儲芻粟足支十年悉捐其金矢之罰
 以從事民無所與省司農餉數十萬禦敵善操縱
 款市無諱而金繒不加益其餘力且以禦倭討番
 為天下倡人人誦功歸德而出於晉之外例不得
 舉矣公取與嚴一介入其室蕭然如素士鎮重如
 九鼎應變如轉圜知幾如卜筮中情見貌始卒不
 易如屈軼之指佞神羊之觸邪性定不移公家之
 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為為無不計遠大則皆未之
 詳也又有公鄉人同事於晉以私智小惠于一時
 之譽而得與公並祠竊謂非所以妥公靈已而左
 丞鄴劉希曾為全言夫已氏私以平陸蒲州稅媚
 璫至今不入少府其所信任刀筆吏攘為公取璫
 千金而立券友人趙夢白文部復言其人行不齒

於鄉端之誣公也實彼嗾之且為言官而受人指使汚蠱選郎之以清名者其同官用為耻此何可與公同饗血食子陳晉臬不一釐正之安用子為會公門人吳從道以祠無碑伐石屬余為文余謂公祠與夫已氏同門然不同室因為牆蔽之中唐有甃而別高大其門獨以公顏門之楣既不失晉人報功私意更不悖賢士大夫是非公論於義為允公名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大名府南樂縣人舉丁丑進士生平自有國史家乘不具論論所以更祠故云爾朝衆方議公贈諡請俟後之載筆者余楚人也為楚詞一章饗公 睽戎索兮晉疆何豺虎兮披昌民予遺兮膚剝牀中丞畫熊兮省方左貂左騶兮扼其吭排閭闔兮敷腎腸清君側兮無良畏日愛日兮逝流光蕪粵藜兮無淪喪河汾兮霍行功德兮山高水長客并州兮十星霜將無同兮故鄉無以公歸兮胡以公亡尸而祝之兮國中央簞食兮壺漿走謁款兮皇皇魂陟降兮帝傍尚顧茲兮丞嘗我有二天兮德靡爽均四時兮歲穰穰吁嗟魏大名兮無量宜爾子孫兮世發祥

蓮峰周公祠記

李維楨 見前

孔子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惟豈弟君子乎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故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他日日子產惠人是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面况於師師不嚴道不尊易子而教何為者以子產之褚衣冠伍田疇非常之原輿人誦焉然且母而不父而末世為人師者垂事養譽法禁節奏芒朝侵楷壹是縛誦其體裁呢嘔其聲氣以徇之抑或粗厲猛起奮末而不假道人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哉吳周公始督學楚既督學晉恭敬以蒞之忠信以孚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士為一變矣士有墨屎眠姪喬宇鬼墳之行瞞瞞然瞑瞑

然於酒食聲色舞知猜禍豪植而大强者投籍之
斥逐之上又爲一變矣當臨校時數千百人分割
而等異之片言隻字靡不雌黃如離婁之察秋毫
易牙之別淄澠士又爲一變矣請謁不行強禦不
避其文不詭於正雖寒峻必收其有束修至行亟
收之其文詩謬雖貴介必黜其有穢德亟黜之等
牘之間筭器之食終歲無敢造門不探籌而公不
敦槃而饋不衡石而平士又爲一變矣教不能不
措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如叩洪鐘大叩大鳴
小叩小鳴鼙鼠果然之食飲各滿其腹爽然快心
士又爲一變矣月奉幾何損而頌之母子相權士
親老無所養貧不婚葬者於是焉資卽一几一席
之費不煩里旅具爲區處藩王威命靈寵操一諸
生如發蒙振落耳力持之以免郡邑長吏能教養
士者甄異之名宦鄉賢久而湮沒其後人陵遲不
能紹明者表章之士又爲一變矣故事三年一試
公五年而三試無從事獨賢之憾進退因其所習
軒輊惟其所當昔或拔之今或抑之昔或疵之今

或褒之無逆非無固留上又爲一變矣士不易窺
公噸笑之色而莫測公陰陽之用尊嚴而強教當
今之世未有出公右者也然而士隱然若渠壑隱
括之在於已也豪傑化之衆人愧之邪說畏之奇
表逃之禮然而然師云而云習俗移志安分移質
吟口名聲如日月挹其芬如檄蘭奉其言如圭璧
尊尊親親道蓋備焉不以比周來也不以夸誕有
也不以勢重脅也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非所
謂豈弟之化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之驗歟公考
最以數有殊尤之擢士度不能留公相與貌公之
像而祠之而謁不佞記其所繇夫生祠非古禮也
而禮有可義起者記曰天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
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夫以天
子之尊而臣爲尸者其人卽子弟行而儼然以祖
父事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而以神變
之視生祠何殊然則師雖生祠可矣庶桑楚之居
畏壘日記不足月記有餘人猶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俎豆於賢人之間公爲晉師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日異而月不同功十百畏壘水深則洞樹落蓋
 本崇德報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
 祠非虛設也公即去晉士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
 入以度外內知懼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
 子以教思無窮皆是道也奚不可之有彼務悅安
 而略強教者不講於師嚴道尊之禮豈弟君子之
 詩胡不取公今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是以記而論
 之公豈其杓之人邪公名繼昌字文伯無錫人以
 鄉試第一登
 已丑進士第

三功祠記

明兵備道

陳長祚

福建人

三功祠者巡撫萬公驛傳郭公與先大人血食之
 所邦人歲時伏謁以奉烝嘗者也考之嘉隆之間
 萬公以壯猷鉅望奉肅皇帝璽書鎮撫三晉經文
 綿武安內攘外績可百世祀者晉之人有碑在口
 有史在書不暇贅論去日攀轅赤子相與尸而祝
 之官矣若郭公則專督驛傳所職者輿馬置郵之

事先大夫董學政以興起斯文為口任非有建
 授鉞之寄開府專制之權也乃與公公共繫去後
 之思合祀一室若同功一體焉者蓋三晉表裏河
 山夙號形勝輿區國初斥堠萬里沿邊設備最為
 嚴密自正統己巳之後東勝玉林相繼失守藩籬
 既撤與寇鄰矣嘉靖壬寅八寇太原邊患遂從此
 始嗣是無歲不入蹂躪內地幾成丘墟穆皇初復
 丁卯寇益鴟張復謀大舉以太原殘傷入無可掠
 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南關編戶數千財貨畢集
 且土城卑薄易破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衆
 夾驢皮窰口分道入寇謀報至而遊騎力抵近郊
 僅時萬公以憂歸代者王公以防秋移駐寧武藩
 臬諸大夫齎捧人觀相繼出疆惟先大夫與郭公
 居守外逼內携人情洶洶有頃聞寇陷石州衆益
 危懼或欲撤屋徙去或欲挈孥而逃訛言流傳一
 夕率夜驚四五至晉國主亦怖懼不寧先大夫郭
 公撫衆曰賊衆而銳此誠不可與爭鋒然吾有城
 可據獨不能守乎傳諭遠近避寇者盡移入城分

派軍民乘陣登陴郭公守內城先大夫獨當南關
 一面衆皆危之先大夫直任不避出庫中諸守具
 置內外又發金錢市酒脯懸賞罰以風死士舉砲
 火以揚軍聲大都慷慨身先與便宜禦侮者靡不
 相機觀變而纖悉具辦卒之敵偵我有備遂中沮
 引去即未嘗對壘交綏令封豕長蛇隻輪不返而
 金湯亡恙衆若更生所不至於倉皇瓦解者誰之
 施也寇退大城南關高厚與內城等明年先大夫
 與郭公相繼遷秩行晉士民謀曰賊垂延南關已
 久往歲倘城守不嚴關以內皆魚肉矣祀典凡以
 勞定國與能爲民捍災禦患者皆禮不可廢矧吾
 儕小人賴二公保障又情不容已乎相與擇地建
 祠貌而祀之奉萬公居中顏其額曰三功祠一以
 安常處順布德宣化爲功一以履危應變保境安
 民爲功此去後輿情合祀崇報之意也然萬公當
 無事之時惠行而被者易感先大夫郭公當有事
 之日功成而感者難忘爲萬日爲先大夫郭公難
 迄今垂五十年晉人猶津津口吻問即此見民心

道古今一日遺愛在人沒世不忘豈可以警
 笑貌爲哉不肖幼侍先大夫每談及石州城破之
 慘南關城守之危輒咨嗟嘆息爲地方恨不知此
 邦之人得全城爲幸遂侈以爲功而並列於祀典
 也祠先建於西湖景水晶宮後移於東城天妃廟
 客夏兵備西來聞諸故老邀拜祠下不勝感愴因
 順民情卜地於南城外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
 主焚燒工既成撮其事之顛末勒之貞珉聊以備
 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若先大夫當日樸棧作
 人與二公生平過化則尚論者人人能言矣懼言
 之爲駢枝也萬諱恭別號兩溪江西南昌縣人嘉
 靖辛丑進士郭諱斗別號麓池雲南人先大夫諱
 瑞別號文峯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焚
 燒地若干畝坐產段至載在碑陰

巡撫題名記

明侍郎 張 頤 邑人

國家內設六部都察院外設都布按三司以相維
 持有事則命六卿之佐風憲之長出而巡撫彈壓

百辟安撫羣黎其位高其官尊其權重居是任者蓋極天下之選也山西為京師右臂北控沙漠西阻大河朝廷宿重兵以備之恒設巡撫以總鎮一方故都察院所以尊朝命而振綱紀聳觀瞻以嚴上下也然而題名記者蓋有勸懲之道寓焉後之居是任者據高位持重權一睹是石必思曰某之政善可以為法某之政鄙可以為戒兢兢於衷其專主安民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後之人視石其亦有所警也哉

巡按御史題名記

明督學道

周宣 蒲田人

國有史古也題名何義邪錄姓名序爵里備觀焉史之餘也其為用要焉今之人去古遠矣其觀於史也如其善孰不企而慕其不善孰不唾而惡其始善而終不善也孰不揚焉以懼其終善而始未善也孰不闕焉以思况乘乎其後者觀其名述其政而思大其所圖者邪然史職紀職時之升降政

之利失人之善不善詳焉題名止於姓名爵里而已也非博而詢之其得而詳邪詢則詳詳則熟於心而不可解其為慕與惡與懼且思也寧若是已邪故曰題名史之餘也其為用要焉雖然奉只尺之命按萬里之遠上焉寄朝廷之耳目下焉肅一方之紀綱興一利為陽之嘘有養之道焉除一害為陰之肅有安之道焉進一賢賢之氣昌黜一不肖不肖之氣阻有勸與懲之道焉非直觀人也而亦觀於人苟觀於人矣而所以為觀者可不備乎山西巡按題名記舊缺弘治庚申改臨汾內館為今察院宮保周公記其事始及之凡八十人正德間有專為之者又九人紀而遺者二人左右離立觀者病焉今御史萊陽王公按部之踰月植良仆姦百廢俱興因舉以授提學副使周宣將備而書之既備為著其說如此公名秀字士英甲戌進士宣字彥通乙丑進士前是方巡按御史也

布政司堂廡記

周經 見前

君國子民肇而官職設矣禮制高卑序而貴賤判矣爵祿分多寡統治別重輕而等威物采亦以之異矣布政司下六部一等天子之德化政令承之六部以敷之郡縣而致之於民布政之職也然其等威物采既非百司庶寮之可同則夫聽事之署使非尊大壯麗何以稱朝廷倚任之重聳士庶趨奉之觀哉誦小雅斯干之詩考春秋新宮之賦可以見矣山右為古冀州地若太原則唐虞之甸服也漢唐以來皆為巨鎮本朝宗親之府藩臬之司軍衛之帥皆於是乎設而布政之署在府治東洪武初即元行中書省而改建者歲月之久荐至傾圮官守繼承雖屢繕修然亦補罅飾掩而已弘治丁巳益都陳君清為布政使天台潘君祺為叅政節用積財調食鳩工興大建之謀然後堂儀門外門及一二廨舍僅立而陳君陟都御史去且連值兵荒遂而停寢逮歲壬戌潘君遷左轄邊警靜謐而時亦豐稔於是復舉前議既請允於鎮守陳公巡撫魏公巡按藍公又審諸叅政任君弘杜君忠

畢君孝叅議王君緯斟酌事宜規畫制度役用盡在公不以妨農費取諸帑藏不以病民拓其堂基開其廡地不威而人從不迫而事集不半載而完美堂之為楹若干廡之為間若干堦墀嚴正而廉隅整飾棟宇峻起而簷阿華彩信所謂如竹之苞如松之茂如鳥革而翬飛也已工始夏四月訖秋九月方落之際而右布政使吳君文度叅政曹君鳳各捧除書來莅嘉潘君之能事而喜茲署之有成於是相帥謂予為文以勒貞石示永休辭不獲為之言曰昔人有記政事之堂云斯堂能議人非能易人位夫堂木石之為也胡能非人罪人哉願位乎此者或戾於道有愧斯堂自為清議所不歸耳誠使登斯堂以發其政必正其身必忠其事必執國是不以所畏所慾而渝於上有補於下有惠如吾潘君之今日則於斯堂為有光聲聞以彰顯庸自不能外之堂胡能榮辱人哉潘君為天台盛族厥考松菴先生儒行甚高君承家學取進士官刑部嘗陳時政十策為士大夫所稱與及歷四川江西

以至吾晉開誠布公吏畏民懷故政務舉而廢墜
 修若斯績之偉可頌也哉昔召公布文王之政常
 芟其棠下後人不忘其德因愛其棠而不忍翦伐
 况聽事之堂乎然則他日君應召去睹茲堂庶仰
 慕君德不有如其棠詩人之不忘乎故記之以俟

按察司題名記

明 錢溥

國朝內置都察院外置十三按察司以任天子耳
 目之寄而表裏乎風紀綱維乎治道若山西其一
 也山西在禹貢周職方氏為冀并二州之域我太
 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山西在數千里外實維荒服
 成祖文皇帝改肇北京開拓沙漠則倚山西為右
 馮翊之地凡按察長貳官非才而有風操者莫勝
 其任近華亭俞公本由進士為御史自山東副憲
 陞使於茲刑清政舉一道嚮慕非才而有風操者
 乎公謂洪武三年自僉事李公溫開設以來永樂
 中僉事宋公禮為工部尚書呂公震為禮部尚書

呂公陞大理寺左少卿副使王公驥陞至兵部尚
 書正統中進封靖遠伯寇公琛為副都御史按察
 使鄭公辰轉兵刑二部侍郎暨諸有聲其任者多
 歷歷可稱釋今不書則前無所傳後無可考乃與
 諸佐貳謀揭於石而徵余言余謂俞公不忘前聞
 仁厚矣然開設自李公始而題名宜自俞公始雖
 然吾俞公之志不止是也漢刺史得察二千石即
 今按察使也賈宗在冀州升車褰帷以廣視聽蘓
 章在冀州故人守清河雖與私飲不廢公法唐李
 勣在并州以威肅聞太宗謂賢於長城皆有功其
 境者故論部使得人尚舉此以為準况公身兼其
 境職其任而不引而上之則後擬其倫指實議焉
 不懼甚矣乎故為記之而
 且論諸其同事於臬者

新建太原府治記

明 葉砥

自逾太行迤北抵雲中恒嶽盤其東大河墜其西
 環地數千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晉之故疆而

今天子以封諸王所謂山西者也屬府州邑百餘計觀山川之雄遠風氣之綿厚城郭之堅完原隰之沃衍有因高節夷固外宅中之勢蓋太原爲第一郡故國都所藩省所治武衛風紀所司咸於是乎在宜不與他郡等朝廷往往擇所守率難其人洪武五年秋山西省以守臣闕狀聞詔以朝列大夫同知平陽府事淮西胡公維進階中順大夫知是府始公之至以清謹端正爲治契吏民於大法剔蠹蒐弊離紛决壅處以笑談不數月政以和上官莫不嘉之公惟府治之廢也久矣托署他所地偏屋卑不卽爲圖以新厥觀於我國制謂何乃諏於衆衆口宜遂營於省治之西百步許辨方正位而通衢背崇墉拓基聚材百工偕作始於是年之某月明年某月告成聽政有堂退思有室推譟有廳賓屬有幕廡分六曹門設重扃與夫廨地倉庫典獄之所一如制式氣象聿新過者竦然若噴噴不舍去五月某日公移署新治而僚佐賓屬及群有司邦人士庶執事者交賀畢合樂以饗於庭

公若曰噫來汝衆余承天子命牧此邦三州十九縣之人人之利害休戚懸於予予敢不祗慎乃心以荷天寵以敷宣聖天子德化而與若等事事乎于誓自今凡我在位君子治若等入斯門行斯庭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心新厥德毋忘天民毋替天職母苟天祿敬念哉一或從欲以敗厥度藉令脫咎殃於身獨不上畏於天而下辱斯地乎衆唯唯而退皆相屬首慎且願立石以著公績示永久爰屬記從事某竊惟皇帝既新厥命以禮樂教化陶夫民守令於民爲最親故新民之效責守令此宜公於創新治宇之初諄諄然誠於衆是將去舊以卽新新其德以新教化新教化以新民俗豈若務新耳目之觀聽氣體之居養者而然哉民俗既新斯無負聖天子責任之重矣山西諸郡抑有聞風而興者與吁今之爲牧伯得如公落落百數輩參錯天下皆用心若是何愧夫古良二千石乎故予不辭而爲之記若夫歷代之郡號官秩部屬疆理廢置沿革則有郡乘在尚來者攷諸

陽曲縣題名記

明尚書 喬 宇 樂平人

陽曲為山西省第一縣巡撫臨之藩郡隸之令於此者朝夕經畫勤惕罔敢懈加以呼召迎送之繁徭役供億之費旁午襍沓殆無虛日厥惟艱哉必明斷以蒞政廉慎以持已斯克舉其任矣汝寧張侯景以進士知縣事精敏剛潔下車首問民疾苦抑豪縱蒐蠹慝聲價赫然期年政化大行乃告於僚佐曰內外諸司官署例有題名匪特識歲月紀姓氏而已蓋善善惡惡咸寓於斯自洪武永樂以來前令凡若干人悉漫漶無所考非缺典歟爰稽故牒載名氏及里出分年彙次而刻之於石以為來者勸於是都御史陳君邦瑞寄書予曰吾邑有賢宰創立久廢之典願惠一言以記其顛末予因嘆朝廷設縣令曰親民之官寔以導揚風化撫字黎氓之寄責成之厥職重矣第今為令者往往弗克自振輒諉於出身之階梯其怠若職債若事者皆是也嘗歷驗治蹟彰聞賢聲處著者類各不同

大率以進士稱者十恒七八以舉人稱者十之二三以歲貢稱者百纔四五而已又奚惟乎上之人所以待之者亦有等差哉士氣日卑治道愈趨於下有由然矣是故書姓名錄籍址詳其履歷之由俾觀者循名而指其人曰某與某也賢未必皆出於進士也某與某也否未必皆出於舉貢也以賢為勗以否為懲瞻視對越之間有不感動而興起者乎張侯此舉其有裨於官箴仕範也大矣侯屢膺薦剡將有顯擢他日嗣侯而至者諒非一途其必體侯之心行侯之政慎修乃職務以第一流人物自期待以垂譽於無窮則題名之舉庶幾為無負也豈但克堪繁劇踵前人之芳躅而已哉予故因記一邑以告夫天下之為令者

陽曲令宋公生祠碑記

明布政 馬 諫 邑人

今上御極之四年天下復當大計吏我邑令宋公當再質成朝車將發士民傾邑出都亭擁道遮留

者攀轅持轂尼不得行公亦為之停車慰勞涕泗
 交下若免赤子於懷者既去而民思之甚於為令
 時都人士若諸父老宋官孫希科張步衢等數百
 千人醵金為公之祠經始於正月落成於三月祠
 成肖公像以祀屬不佞諫勒其狀於麗牲之石不
 佞諫邑人也知公善政最詳且覈敢不臚列以慰
 邑人之思謹按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事官府
 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晰規畫務為久遠而精方能
 推行之甫坐堂皇未及視事首飭吏胥於庭謂法
 行必自近始吾安能手足昵若忍令我單赤豹虎
 巖若邪援筆而黜羣不逞者數十人雉門之內人
 人若負米雪矣乃稽賦稅故事催科無藝督賦長
 縣里領之掠編戶而盜公家上下交困公不憚持
 籌較田肥瘠以為緩急而次第徵焉聽民自輸取
 盈不取羨民樂其無額外費也賦入轉溢平昔訟
 言盈庭對簿者鱗集所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不可
 勝數其受諸移亦如之公精法審漸剖決如流各
 中理解以故案無滯牘四封之外爭來質成俗喜

自輕而傾人之產獄訟滋煩公懸書國門諸自親
 者勿問其心豐豕者罪之自是民無暴死者邑多
 鵬冠所部司吏賊曹下捕格甚峻公窮其淵藪得
 博徒之雄黠者十餘人重按之械繫以徇盜源清
 矣自是枹鼓不鳴探丸之奸屏息閭左晏然已復
 大禡道礮相望公便宜發粟佐以俸薪做富鄭公
 煮賑法基布數十餘區分餉就哺者不足則勸民
 協助得穀數千餘石全活數十萬人又以其餘分
 給下農資之播種更獲有秋歲當踐更民以贏縮
 自列者匿其情鈎距百端終有遺照公曰爾貲可
 匿爾田不可匿也手程賦書清弊覈隱戶無匿田
 田無匿稅一切徭役以是為差民甚便之所部善
 其法遂絜為令布之通省妖氛熾甚薄我都城當
 事者就公畫策公周行北閭簡良家子而諭以編
 編部署登陴令之三申之五則人人如在行間屹
 然山河之固矣藉令畿輔列城盡得如公者守之
 賢於精銳十萬何必紛紛召外兵也他如遼耆碩
 為三老嗇夫申明皇祖六訓以化誨其子弟而月

且與博士弟子講論經術旁及藝文又公下車時
 樹之聲教士民所共守者公之所以治陽曲而為
 德於民與民之所以德公思公肖像以祀公者類
 如此此可以規直道之在民心矣方今天子操吏
 治拯民生親決萬幾循太祖世宗之法慎梧掖蘭
 臺之選而治行第一如我公者當必首應明詔立
 躋清華得盡言天下事以福天下不腆敝邑豈有
 外焉則公雖去猶不去也諸父老孺慕之私其少
 釋乎衆皆曰審如大夫之言吾儕小人當禱祀以
 俟遂書而勒之於石以垂永久風來哲公名權字
 滋平河南商丘人
 天啓乙丑進士

督學袁公去思碑

明侍郎

張慎言

陽城人

國家既置太學於京師郡邑皆置學特遣學使者
 督其事故十五國與太學皆國師也任重而道尊
 氣運文章人心風俗皆於是焉在風移俗敝國家
 之法度紀綱皆非其故獨有選鄉舉之法兢兢焉

茲飭不至於壞迨至今日稍陵遲衰微矣途徑百
 出上下相罔夫士以氣為主造士者在作士之氣
 文章者士之生氣也廉恥者生氣之本也竿牘苞
 苴廉恥殆盡浸尋而至丙寅丁卯之間士氣盡矣
 造士之流弊乃至於此上下四十年升降之際蓋
 歛歔感慨不自禁云甲戌秋袁州袁公奉璽書臨
 晉之鄙于旌至止士習翕然往學使者一至奉例
 陳款科條畢具試事未半而色已倦矣士與主者
 志氣不相往來姑苟且故事冀一日之幸無論不
 肖者走百徑如驚而士有苟且僥倖之意此其心
 何如哉頃諸生試役遠者未嘗見但見吾黨二三
 子虛往實歸氣靜而志恬若有所得而不可名試
 後先未嘗聞有正文體蓋士習塗飾功令如昔者
 紛紛頒布公與多士淵穆靜專而文體士習已潛
 移矣古者有胎教士大夫為博士弟子時正當胎
 息學使者固為之母是憶日者比肩連袂共侍榮
 戟之下彬彬皆君子曾幾何時率失足陷身不可
 問吾黨比年以來風俗靡敝識者心憂之公未嘗

一煩聲色多士不變善惡轉移之機何神速至於斯也豈不以人哉嘗竊論之父兄之於子弟情篤而法不嚴篤則溺不嚴則玩使者奉簡書飯三尺從事較尺牘於風簷寸晷法雖嚴而誼不洽帖括非小道也劇肝擢腎如累黍而合尺度焉針芥不投無以服才士之心若舍尺牘而他問以名器假人將無以塞囂陵詬誅之口况身實脂潤惟怯罅處狠繩人以孝廉方正剛大侃直之槩則已自覺其不情而入亦不信噫談何容易公已奉命督晉中學乃上疏極言諸監督使者當罷狀甚切直聖主未即報可業心俞之後率如公言二子中之津津然瞻雲望日豈在條教號令哉記先是檄纒下郡縣皆腆臚奔走議為地不皇啟處比公至父兄子弟知交親故各寂然歛已約束而聽試焉此何以故試已無賢不肖如獲所欲得媿者顧影自憎無益嫫姆乃有怨鑑者乎爭自琢磨恥借齒牙况買刺且以貨取也握三寸之璽進退人才凜然罔敢干以私二千石而下無得關一語以延諸生

堂下字櫛句比冲粹恬夷上下各相喻於無言者雖貴倨居然廣文耳所入幾何悉括以餽諸生授館致食臨臚諸生病謹致藥餌諸生感且泣數行下已即屏逐車騎造諸生諸生無一刻荒於嬉者諸生入室問字蕭然兩蒼頭供餽粥圖書襍被外無長物相視而駭退而相語皆太息豈必在執經問難哉公奉朝廷之法洽以父兄子弟之情提聖賢之精神通帖括之志氣三年兩課之制期人以百年名世之業侃直廉靜之躬悚革後先愧恥奔競之習教之所係固不重與余嘗謂學使者在作士又在養士作直風草之機今者殆可謂養士矣昔胡安定湖州之學最善宋慶曆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安定之法以為太學法至著為令余謂不然即取湖州之法然非安定則其法亦如往者奉例陳欵而已得如侍安定左右邪後嘉祐年用有司言遷先生太學中允居太學然此非大夫責也諸生因感慨後先升降之際請記其事書院廡下以志教化轉移之機原無難易如逸少

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將無有感於斯文公
諱繼咸字臨侯乙丑進士甲戌督晉中學江西章
州府宜春縣人謹記

狄梁公譜系祀田記

明知縣 彭而述 鄧州人

縣之南治十里人烟可三五十家相傳為梁公故
里志乘所載父老所傳人競呼之為狄村云余每
以迎送出郊少憇古槐蒼沈荒岡野火欲求公一
綫之子姓而問之而蚩氓瞠目相對能言之家絕
少因慨古來賢達勳烈燦著竹帛間三尺童子克
曉姓字而異代而下求一血脉之人奉其廬兆而
香火之而湮沒不可勝數世固有人樂稱之以為
祖宗而子孫無傳者良可浩嘆哉適前中丞范公
下檄延搜之不可得會憲長范公驚倚誨余曰梁
公以社稷之功再造李唐天之報施善人克昌厥
後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子為我細誦之雖兵燹歷
亂陵谷遷流橋松尚有南北之異矧伊人矣吾少

讀黃魯直集而見公後有名遵禮者稱其為避五
代亂去太原占籍江潭間為通議大夫雖家食荆
州而墳墓實在陽翟偶所睹記已如此而况耳目
不及者固多哉此公誕育之鄉而此姓亦復罕鮮
緋衣蕃於聞喜陸氏張於雲間神明之胃樵牧何
嫌將相之裔屠沽亦壯且我輩吏此土以仰止高
山得其一二苗裔而衣冠之子為是弓冶也歟哉
風教關焉矣余於是榜其說招之百里之內得四
人拔其老成者二以報公曰噫梁公而後乃今有
孫矣夫一脉是傳即衰落實甚依然內舉光嗣而
百世可知門地莫問又何必認譜之武襄哉爰為
悉其狀以告執事俱報可學臺使者乃命余為二
生賦采芹攔入梁公祠內洗爵奠斝將歲時伏臘
稱弟子員為梁公奕奕後一段佳話至詢祠所繫
來則固元輔吳公昔填撫晉時所捐貲任租植建
於三年前者也守寧公為公門下士因公意而光
大之可謂景行高山善守師說者矣噫緇衣之好
當世容有之而聞風興起於聲銷响寂之後進

作一堂之想誠戛戛乎其難之矣間嘗取梁公之始末而細繹之平生知己有二人焉其始則闢立本而其終則婁師德也夫立本以觀過知人相公於海曲東南之際至同平章事周旋左右數十年則師德實薦之今公既有專祠私意以二公木主配享然千古具眼梁公自應虛席恐於主客禮不類且已而此義不可不存也雖然彼當時梁公之所為者誠難耳夫女主昌而太史兆之李淳風以為無如何猶以氣數委也而李勣等以為此家事也一言成之甚矣無賴賊之嘗試人山河也令非公也而太原王氣不既漸滅無餘哉觀夫帝在房州也甲子紀年胥天下而周矣而于公之相也則微之嗟乎九月梨開徒占先春之苑六郎荷放幾剗一姓之根牝晨鹿聚滿朝之上業已盡化為婦人而瞿瞿國老拜手颺言返廬陵之駕於東宮振鸚鵡之羽於一夢即淫婢亦知其無可奈何而曰還汝太子也公於斯時誠岌岌乎危哉其不死者僅介毫髮耳先正有言曰取日虞淵浴光咸池此

其功不待羽林五百液武門下而後見也自東之進而事有可為矣故君子直謂唐家二百八十年之天下而世界於此一再開闢也然則非大乘菩薩作忍辱行而謂小聖所能測識也哉今公去此且千年矣掃片席地而追肖之亦嚮往有然耳而登臨其際者鬚眉儼然其人斯在自雲自度桃李不言公何以得此於後世哉則公自有所以不朽於後世者而不關後世也於時中丞蔡公御史陳公汪公與夫藩臬道郡諸長各蠲俸銀若干為公置祀田三百畝用以春秋時饗勿墜公緒噫既有其孫則公之統系勿或湮也復有其地則公之黍稷勿或墜也雖勳臣有廟載在祀典聖天子藉以風有位為後世勸者血食千百年而未艾固無藉於此而此問生長之地巋然一室應與大禹泰伯季札伍員諸祠長存天地間而已矣詎不休哉嘗試論之從來母后當陽社稷未有不搖動者而呂氏武墨其最著矣然絳侯厚重少文而安劉氏者必勃焉此在高帝時業已依毗之矣故六軍左袒

猶易爲力至梁公則起家法曹非顧命可比而襜
裘縱博未免權術參焉而乃以善藏其用視子房
引四皓一事尚或過之矣似非絳侯所敢望也抑
觀於此而感慨係之矣人固不可不爲忠臣孝子
也夫顯名厚實擁權借勢以仕宦爲樂者止乎其
身沒則已爾至於氣焰蓋代而墓道無題或平生
所爲不堪正告後世令人經其地欲起九原而墜
之如此者蓋亦不少焉是誠不可與公同年而語
矣然則後之君子生此地者先賢在望儀型不遠
而宦遊此者奔走堦墀英爽憑依則師表之念亦
可油然而生已較之青史之取法不既親切明著也
哉於是壽之碑以計所爲不朽此田者呼兩生而
盟之曰此八寸土皆爾祖象賢輩出以無墮家聲
臺之德意所宣布也若等肖時有將欲割此田而
恪守故土視此石若等不肖時有將欲割此田而
市之有如此石矣是誠強暴所不得而侵而雲初
所不得而貨者也君子雖貧不鬻祭器子子孫孫
庶幾勿替引之乎爰爲作譜系祀田記一時捐爰

請上臺得以貞珉載兼田坐落四至與始事原狀
具悉今後之觀者知所考焉

三堡記

彭而述 見前

直指陳公按晉之二年綱舉目張領挈袖振雀無
角域無弓狐無尾虎無張道有弗戢者視驄馬行
部有不率者視柱後惠文在隆隆乎保障也哉乃
於仲春防河之暇駐節晉陽栢臺取故乘而閱之
原本山川相厥形勢知其要害扼塞之所在荏苒
竊發爲逋逃藪而鯁馬憂之爰立三堡其一則東
北之紅土橋也距省會可八十里許爲孟壽孔道
土焦鹵不宜水民卜居難以故輜軒商旅之往歷
非聚衆不得以無事行而單丁隻騎屢屢見告矣
先是亦有以土房數椽築山麓石梁下可容十人
爲若輩噴怒不旋踵遂廢去則地勢使之然也公
曰此非登高望遠爲久大基不可其二若三則墜
落城之西北爲天門關爲凌井驛兩處一道相連
互爲首尾山之東盡爲天門去城可五十里山之

西盡為凌井可八十里山勢哈呀窳窳辨路一髮
 夏日蓄冬氣陰森畏人兩崖山骨如輪困能咒不
 可名狀旁有深溝陷其巖稍上而為石梯層齒積
 鱗可二丈計拔藤牽蘿為猿猿而上綠林諸君逐
 依此為窟穴如狙伺茂草如鷲伏深林往往見
 夫市兒挾重貨輕鈔過此瞭者瞭攫者攫壘所有
 而甘心焉得手隨道逮有司發兵擒捕而馬蹄莫
 施腰間大羽無用而推理之侶已入無何有之鄉
 矣嗟乎自有天地便有此山自有此山而行李之
 往來以性命為嘗試蓋不知其幾千年矣公乃呼
 縣官而囑之曰若吏此土以有此民也地方有大
 害不殲隱禍不消彌噬臍何及長此安窮乎為一
 一悉前狀如左余警寤曰誠如執事命但山形巉
 巖狹斜斥埃難置亡命因之為利又無飛澗流泉
 可以佐人烟火者誠劫徒之戰場而行人之陷阱
 也明公當何以策此則取袖中三處圖繪而譯之
 曰某處可以伏奇某處可以設險事如為之而不
 能竟成則亦已耳未有明知其可為而相治且久

視為尋常以後人而復譏諸後人而可與之深言
 天下事者也且若以此蜂蠆之毒無足重慮乎沒
 鱗之波漬於螻穴燎原之勢張於星火安在潢池
 之弄為可高枕視之也且若不讀陰符穀城諸書
 乎為虺弗摧為蛇若何微乎危乎無形無聲不可
 忽也伊可畏也且夫晉非無事之國也上谷雲中
 去塞外僅一牆之隔耳不必遠稽前代即如世廟
 辛丑大同變起倉猝我叛軍石天節等出邊引北
 兵擁十七萬衆自天城徑趨三關直抵太原焚掠
 屠戮之慘古未聞跡其已事若得山之前後凡隘
 口關喉之處豎以堅壘宿以重兵而山川形勢亦
 復諳熟胸中或出奇以截其鋒或犄角以扼其勢
 或固圍以老其師則彼敵人者輜重不繼多損士
 馬勢必不能深入而中宵北走矣亦安能直驅數
 千里如入無人之境而飽載而還哉若此者非容
 民不以畜衆非建威無以消萌則三堡之設此吾
 所以再四圖維而於伏莽之戎小試控扼以俟後
 之君子作全鼎一鑿觀云耳於是隨發贖錢一千

五百金命奇嵐知州夏公與余董其事鳩工庀材相度基宇計堡於凌井者圍約四十四丈高二丈二尺寬夾六堡於天門者圍約八十五丈高夾五寬五尺堡於紅土橋者圍約二十四丈高如凌井天門而寬少讓各為門一酌守兵於其上先是議取標營兵丁每堡各五十名按月更番即以其賊之寢發定將領之最殿尋以舉事當酌其便其若取本縣快壯之精勤者為之輪戍之法如前而月糧之設即以本身之工食給之但須總彙先支不至仍如左右廝役者為扣除為那借而不得實惠耳是則青衣絳幘之侶何必讓投石超距之能殆隱然一堡一屏捍矣而又其勞逸安肆縣官得而問之不時考核習練務令巡哨得法草澤奸宄蕩然掃迹即為若功猶是故態復萌拾遺滋害即為若罪庶幾道路一清而太平可想見乎况行之無弊則他郡效之者必眾即萬一外患猝生在我進足以戰而退足以守欲復如向者之逐狐兔于野而探玉帛於囊篋遂不可得也此不亦堅壁清野之一法而久安長治之要務哉至於除溝之害則用大石扼其吭鑿兩峽深入之用胡粉與煉鐵二者為攻治法而復折其向來之梯以絕仰攀路其功與修堡相為表裏而事半功倍之矣其堡之在紅土橋者名曰生民凌井天門者則曰安民曰全民明乎建堡設防之為民也夫民吾民也盜未始非吾民也民而失身為盜殲之惟恐不亟誠使菴苻之子計無復逞革面歸農其欲生而安且全之也又豈有異焉是直指意也故因之公諱純德字靜生湖廣零陵人起家庚辰進士臚傳前一日蒙恩召對稱旨次日擢御史臺是年按部晉中奇嵐知州夏揚名字賓實山東昌邑縣人辛丑舉人

修府學文廟碑記

國朝督學道孫 籀 嘉善人

粵稽宣尼至聖昭天常植人紀著道法之宗傳治化之極閱三千年罔不佩戴尊親用以挽回世道邈百川而東之胥於澤宮是賴聖天子龍飛重道敦儒超隆六學甚盛典也但晉自

兵燹之後講道問業視為緩圖美榭高墉鞠為茂草恭逢大中丞吾師劉公秉鉞建牙照臨茲土目擊凋敝亟事整釐首念郡庠鱣序之地湫隘沮洳秋水時至平地江湖前此不無葺治乃旋葺旋圯曾無卒歲之計若營度工用而支費不貲時譏舉羸鞭笞無術公慨嘆久之乃首倡捐俸應者雲集凡屬宇下自藩臬監司守令佐領以至學博紳衿樂趨恐後爰以守巡二公總其成嗣以僉闈楊公董厥目鳩工庀材蠲吉戒事木石陶瓦惟良惟貞而殿庀而兩廡而戟門櫺星而泮池甬道暨明倫堂及諸生館庖几榻既備既堅爰弘且遂丹雘藻麗屹然大觀視昔之旋葺旋圯周克卒歲者固已一勞永逸於是考正雅樂八音五聲一依律準綴兆疾徐皆合節奏再覩時雨化成之美在聖域德載口碑

朝廷方擬玉鉉金甌以備顧問茲繡幡將發卧轍徒愍兩袖清風適愜素願晉人士載歌伐柯之章式廣九戩之什庶諸歌頌被諸管絃者豈直功在學

若夫祠旌忠烈自肯流光瘞及枯齒青燐燭祭瓊閣一歷水利晉被輕征理郵徑役公獲藉安兵輯民祥刑忌訟期貧恤士懷旅招携戒勸率作百廢俱興三公九列虛席待賢六德四科兼擅其美籥隸籍三吳曾以立雪雲莊濫題鳩以飲水思源敢忘所自乃復視學山右重受提撕在學言學附所聞見禮也自此多士經明行修流鴻樹駿咸曰大中丞之力而門下籥實左右之者也行見勒鐘鼎濟鹽梅以開闢元老為理學儒宗人才之盛不其與三代並茂哉

改建河神廟記

國朝通政 裴希度 邑人 司參議

竊惟河神一祠舊建汾水之東坐坎向離以壓水勢爰倚憑依匪朝伊夕奈其地卑濕土疏且沙淖故河水善徙軍民患之而祠亦屢毀蕭蕭矣今我清應運而興百川效靈萬象維新而尊神一祠獨因循固陋日就頽圯豈所以默假靈爽明徵福尤之至計邪幸我督撫劉老公祖念切保

民靡神不宗因修河工必邀靈於默佑乃捐金鳩工大興土木河工以竣而神祠已告成矣因時制宜改建更新坐震向兌面制狂流其大勢莊嚴則人之跋而立也其廉隅整飭則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則鳥之驚而革也其簷阿華彩則翬之翼而飛也自茲香火綿延鎮恬波以垂百代威靈赫奕呈樂浪以保千秋猗歟休哉公邪神邪人力邪神功邪當共炳燦於無量矣

狐大夫廟記

國朝徵君傅山邑人

木橋門壕南道右狐大夫祠蓋祀恭世子傅伯氏也故湫隘都會無別祠有司祀典輒比焉蕪然無厥初歲乙巳嘆有禱之應居人始謀報功略莊嚴之有殿有寢有垣有門係隨意即不沉沉靈之來也俞譔穆也西南百廿里實有狐山山椒有祠麓有墓云大夫及二子墓咸在焉山肆交城似山經所謂狐岐山者也故傳交城為大夫故里云左氏傳懷公圍實殺大夫以不召二子故貝言曰子能

任父教之忠至今儼臨晉地惠及蒸民者忠之靈也千百年來非學士家不知有罔之名而罔不能不令大夫之祀至於今不絕其一時所謂君臣者又何足道方世子鬼見時大夫告以神不散非類其蕊蕙秦晉間耳類與不類歆與不歆顧難歷言之而地襲日晉地人襲日晉人舊都舊國望之於然即仁人之於桑梓可知矣

忠烈祠記

國朝巡撫劉弘遇 三韓人

粵惟我

太祖開國鍾白山黑水霧崛起東都斯時也龍驤虎賁之士翕然響應及

太宗嗣位分六曹置翰林禮賢下士余得攀附焉今上承乾起運混一區宇遴才分任使余於冀北參知政事歷半載又使布政全陝三載考績再使撫巡江南戊子歲姜逆猖亂雲中羣孽弄兵三晉鴈門內外悉無聖城

天顏震怒赫然遣師用張捷代遂爾底定先是師未
至而徇瑣輩開門揖盜者比比獨諸君三十餘人
堅壁奮戟致身不顧視死如歸真與賊洪同日誓
不俱生嗟嗟功烈亦云盛矣時余任江南聞之不
勝贊嘆以為報禮重入人深者先見於茲庚寅奉
聖書撫首始得詳識諸君事實越歲

天子嘉其勤死事予贈廕隆祭墓此
朝廷報功之典獎勸之義若斯其至矣余蒞茲土敢

不敬颺休命以妥諸君靈乃謀諸同事曰非忠無
臣非孝無子歲久人遠思奄厥祀歆與諸子大夫

祠祀之言一倡而忻然樂助者騫千餘金以四百
金購基址四百二十七金易丹漆木石六百七十

一金給工梓塗丹護負木石者遂大葺祠於省之
西垣其董役事共推能於驛道祝君祝君首任焉

由是三月度工四月竣工不二時而觀成祠之堂
正五楹兩廡十楹中有拜廳三楹儀門大門各五

楹規模嚴翼體制咸宜會議香火需人復於西隙
構退廳七間靜室三尚延羽士朝夕侍之又以二

百一十金製金鼎坐爐祀供俾併薦祭用贖銀一百

二十金置地庶徵其祖以供祠祀蘋藻及養羽士
庶厥成可觀而可久余因謂忠貞之報

祖宗養士之隆所致也由斯為記開疆盛烈以傳天
下後世樵童芸叟

之口於不朽云

築城東壩堤建鎮水神廟記

國朝按察司楊思聖

晉地當太行之右層巒竄谷周千里以就省會唯
汾河是受春夏之交雨聚易奔其勢每汗漫旁决

罔所顧惜而郭東為甚郭東南接雙鳳紫巘北接
越霄李賓盟芹渦牧馬諸水合縱於陳家峪而侵

軼我郭東之卑且屈也近則兼并我壕梁嚙我城
垣奪我市廬疆畝而遠則被於龍山陽邑不獲耕

以農害甚烈矣舊設壩堤漸圯莫所障底癸巳水
伺間衝突乃大厲民父老曰三十年間蓋再見之

茲者竟春不雨以緩此厄也其意似姑以旱為幸
代巡高公按部至聞之嘆曰為民吏者奈何使民
反以旱為幸哉夫天道水旱每以民情通塞為符
民情未申其雨曷降竟春不雨得毋為是亟捐俸
屬閩司毛君為鳩工治堤而中丞白公之檄適至
蓋二公不豫謀而心同也如此昔李陽水守蜀鑿
山築堰立石犀以捍水至今其鄉誦功儼禹西門
豹治鄴設渠溉田易磽為沃與河伯爭民命至今
其地祝而祠之然此皆有司以任茲土以有茲功
若直指持繡斧出體尊而聲振驅貪殘逆豪橫以
復

天子命還為基矣何暇煩瀆詢民間疾苦而我公能
不傳舍三晉視民如家其市廬如家之庖湍焉疆
畝如家之畦圃焉壕梁城垣如塗茨墉墉焉於是
百司咸勸共輸不怠工遂聿成約三百丈餘陷者
起斷者續散者聚蟬螻蛻螟屹然可干禩計而又
以餘力構祠宇數楹祀神鎮水嗟乎公之德惠固
已為之鑲矣是其感祝當不特蜀水鄴豹已也民

既而歌呼州屬

耳雨零樹古古得

而歸名御史者茲復

更聖再拜為之銘銘

日參井之分古晉所宇境有遺燐莫稷乃土自公
責止振庭扶偃墨吏解綬口不夜招民莫勿憚政
莫勿舉凡如此堤身克縷數壘石百堵築砂萬杵
神廟亦成與共終古隄作而雲隄成而雨水來決
決似公
惠溥

寶賢亭記

國朝知府宗彝大興人

予作令劍江初拜晉陽之命私惟晉世子寶賢堂
帖與秦板閣帖並博簿書之暇差得效趙叔文繼
觀錦溪韻會尋閒閒之樂比至斷石零落卧衰艸
中先是大中丞白公屬司李王公焯千郡倅傳公
鳴和於馬市壞園斷橋荒砌百費咨求予至亦復
留心搜訪壁未完也昔讀少陵詩書墻壁之句以
為或然及數視烽燹神物凋殘始嘆服詩以史名
良不虛也民間不無遺本每欲臨撫足之念王獻

之保母帖手自鑄甄顏魯公書亦課家僮指剛刀
法恐工不良弗類何敢冒積薪束蒿之誚為姜白
石輩所妍摘邪雖然倘鐵畫有靈寒山能語會當
延津復合為後之探奇攬異者所獲不則一鱗見
味即存此斷簡片石亦庶幾古人護惜風雅之遺
意也予損橐為之鳩工庀材創亭以覆之亭額寶
賢存舊名也時則順治十
六年仲秋之月是為記

遊金粟園記

國朝經歷

魏一鰲

保定人

金粟園故河東郡王作也戊子之夏借二客往遊
甫啓關而見有巍然傑出壯麗駭目者金粟坊也
稍折而西砌徑迂迴桂藜軒與歲寒居相接高殿
開豁迴廊環抱綠牕朱戶不減紗厨為昔日讀書
之處扁之曰西園翰墨林也由故道而之東橫架
小坊粉題蒼雲鳩籬傍竹樹交加禽聲上下風自
林出花香襲人過此則蒼苔曲檻滿目皆綠肥紅
艷則羣花之盛開也向南而登時作一園之冠者

之題咏

院簾捲明月牖納清風萬日之所宜名

秀出鳥

道層幽位置鬼巧劃落天成或嵌空而玲

瓏或坦

腹而驟首俱堪呼凡下拜令人坐卧其間

想見當

時歌兒舞女之所從遊樂而忘返雖平原

十日猶

未足為多也樓之下為金魚池中亘一小

橋垂楊

密布濃陰四合水深尺許遊魚之往來出

沒鬚鬣

可數也又步轉而之深林槐角倒垂枯松

斜掛隱

隱有水聲者為流觴曲水石棹依然當日

騷人墨

客之酣飲狂歌地也坐未幾而見一怪樹

崛起老

狀離奇下倚一大石披荆而視之楷書古

木蒼烟

吳郡顧願筆也東望數畝開畦種蔬四時

之鮮無

所不備一逕微通過錦雲鄉富春亭二榭

皆宜風

宜月宜雨宜晴遊屐告倦可以少憩於此

也凝睇

遙望忽有岡陵葱鬱高如二丈許而其上

之樓臺

殿閣映淹於樹木陰森之中令人作天際

之樓臺

殿閣映淹於樹木陰森之中令人作天際

之樓臺

殿閣映淹於樹木陰森之中令人作天際

之樓臺

殿閣映淹於樹木陰森之中令人作天際

想曳裙而登草莽之內若隱若現為清涼界石西
 而而弁峙者為槐陰亭規模弘麗其間題咏如林
 惜目力無餘未獲遍覽其勝再盤石梯而上倚城
 為山人行樹杪五步一祠十步一閣然而織路雲
 迷花迎客笑其間尚有超然一臺石杆無恙足以
 供人盤桓也從此而復迴於澄然之樓登最高臺
 園之形勝盡在胸中矣惟其在胸中也則今夕盛
 衰之感滿目凄凉銅駝埋徑狐狸登堂美人黃土
 姑蘓臺荒再酌無味強歌無腔余亦不自知其所
 謂也二客願余而笑復振轡而歸

修鼓樓碑記

國朝督學道 錢受祺 杭州人

太原為狠孟古壞山川環麗號稱雄藩周墉設立
 樓臺百十有五中為鼓樓樓啓三層飛宇峽嶠上
 蓋雲表遙與城樓聯絡高下參差繡錯洵鉅觀也
 樓之下為一天門有堂三楹額曰建中立極高數
 丈許凡金鼓發而聘士嚴霜隕而戰凶寅賓辟凶
 大禮舉行則登是堂焉階梯在陟如螺旋長折為

二入門通樓旁燭洋洞龍平州山畫內駕

東滿發聲淵淵四應後盤折從右上為三天門中
 祀法天上帝或曰樓際太虛唯神攸若歲設香火
 必以時無越無數為都會作鎮也若乃趾高五仞
 門開洞闕南通闔市北屏撫院幕府班治洩民於
 斯懸象耀兵振武於斯建威則是樓實國之吭喉
 也故體勢嚴翼弁翰資其雄壯規模閱峻彈壓式
 其聲靈寧第傳刻滿定晨昏高聚揅以司夜云爾
 哉大中丞督撫自公又安晉國績用有成恢廓絃
 綱百廢釐舉繕城之役竣遂登是樓而諏謀之謂
 城有譙樓以警衆也層構百丈俯瞰蛇虺虹則阿閣
 井幹亦何以異且樓建自唐鄂公監之今千有餘
 年而巋然踞峙非神物所憑依當不至此顧今稍
 殘缺矣檣檻半圯黝聖寢滅垣墉既飾茲弗繕完
 是強表而庇裏也豈所以壯國靈屹鉅鎮乎爰召
 閩司大俾繕又金捐於橐役不勞民雕欄刻榻規
 畫良工甃甌塗壁丹雘輝營於是甍棟翬張疏窻
 綺結麗若崑崙之王樓鬱乎中天之華闕氣象燦

爛踴瞻雲煜則攬太原而挹雄圖不於是制勝哉
夫公之治晉謨遠而思深不為邊陲忘戶牖之計
不為小安汙可徹久大之謀鼓樓據高臨遠既
險易盡在目中中原隰粵瞭然掌上則公葺是樓
也將自公而眺覽其上察利弊籌安危盱唐風之
舊蹟緬履代之興衰所謂于蕃于宣而為
國家保障西上者未有艾也以眎庾公南樓譚詠翠
王北顧賦詩方之茂如矣維時左布政彭公有義
右布政王公舜年按察司下公際清守寧道法公
若貞巡寧道楊公廷錦驛糧道張公弘俊知府王
覺民同知賈彥孔通判丁贊育推官何訥陽曲縣
胡虞漢共襄是舉而宣力營表實董厥役者則都
閩毛鳳翔也例
得併書是為記

重修開化寺補繕藏經記

國朝拔 崔嗣達 邑人

凡物之成毀事之廢興代有污隆而不可朽大業雖
乘風會寧不係乎人事哉稽西方化人誕自周

二章言簡義切 不稱藏藏具足矣一祖西來不立

文字廓然無聖 何有於藏唐初法英法師始求三
藏要文藏從茲 洪灝莫殫矣晉省開化寺貯有大
藏寺之開創五 代唐宋莫稽所自一重修於天順
丁丑再重修於 嘉靖戊子迄今將百四十年寺舊
有浮圖于霄映 日四望無際夜靜風來鈴韻凄清
觸人幽夢無何 為里人厭衆登臨且謂問闐蕭索
風氣所關因之 撤毀當時有額顏曰馮瑄題名蓋
微曲江之遺今 茲不睹已五十餘年說者又謂時
尚澆漓科名不 振仕宦鮮色胥瑄之由幾欲再起
而築室道謀可 為太息時有全藏因闖變之際僧
衆逃徙鄉曲離 散無籍無知取寢函為帽飾委冊
卷於燼灰失者 過半而棟宇傾頽金容暗剥尙堪
見聞哉幸年來 天心示警人心思復

今上御極歲在壬寅督撫楊公捐資五十兩倡示鄉
閭因之耆碩眾 捐二百兩選材鳩工晝夜合作始
自大殿爰及左 右白衣眼光兩大士翼殿東西觀

音地藏兩大士配殿以至祖師伽藍天王金剛等殿鐘鼓二樓山門僧室四際圍垣一切增新釐舊次第就理然而心力俱殫矣前此傾頽荒莽頓覺起觀經四歷年方克告竣其藏典缺失尚苦躊躇楊公又復捐資五十兩補寫粧緝用成完册嗟乎世代遷流風會與時消息而教法感應代有振興改革後方見輿情惶惑乃聖宇寶函一時並起大奇緣也至於感生龍象再復浮圖人天勝業當望夫後之賢豪者矣不佞履晉多年目繫繕締鄉耆欲垂久遠丐言勒石不愧不文謹列其事如右一時焜燿流美可傳不言功德斯見功德也督撫蕭熙三韓人爰勒貞珉用徵不朽焉其他施資善信備載碑陰新立住持頗飭清規經營繕寫每借其力至從前剔歷遠近因由其述自李旃云

報恩禪林記

國朝大學士 胡世安 四川人

太原城東北隅舊有裴侍御園亭一區今魏然招提矣何以招提也自侍御晉卿始侍御何以招提

也痛毋氏之殉節斯園不忍冥眺於斯且以終其燹修崇教之夙志也甲申春寇薄晉陽范太孺人率子姓避跡幽所郡城不守矢歸寒泉是斯園保有孺人令名者一朝孺人旌斯園者且千古矣今其子侍御君招提之以資冥福化景物而象教賈絃歌以梵音移閱適即精嚴仁人孝子之錫類固淵溥哉于斯進衲子而定厥議以中三楹迎廢寺頽像莊嚴其內殘段金身補鑄於亭後樓以祠白衣大士而香陀淨業次第以舉復念太孺人從養堂邑時感異兆全城其所謂太陽天子暨雲道人者擬崇祀而未果周視樓後構殿故臺以居太陽天子中楹之左築臺而廬之以居雲道人成先志也是臺自後升而斗其前最後垣表有甃泉冽瀟而芬汲者即太孺人貞魂所自託也侍御亭其泉而名之曰存澤又棹楔臺上以志孺慕榜曰永思復則構淨室以妥先靈太孺人素敬佛故借茲法雨曇雲用資西方淨土夫古人篤念父母於于澤口澤所存尚終身不替愛敬矧潔身全德尤百世

不斬之澤係之乎此侍御所以殷殷而永思之也諸善人嘉此舉欣然樂助而喜捨者不啻瞻雲就日然斯園之有待孺人而招提也豈偶然哉余既嘉侍御孝之能終而并慶斯園之脫浮穢而證勝因也爰記其始未以告來者

狄梁公祠

國朝知府 周令樹 延津人

人臣不幸而遇國家之變不欲僅以去與死完其身名而必委曲紆徐以求利社稷斯不得不濟之以摧然行權而不得其道或至遂喪其生平僥倖功之一就而嗜利偷生之輩皆得藉口行權以陰陽首鼠於邪正之間則權反足以墮天下之臣紀上下干祀而得一狄梁公焉世皆多公能反周為唐稱公為善行權夫公則信能權矣然非世人之所謂權也世人所謂權者委蛇詭隨順而柔之利而導之巧也藏其機閉其鍵俟瑕伺隙捷出而制之術也此以語平勃之事呂后則近之繫而擬諸

公則不可何也公剛果直亮人也突梯滑稽挾擊任術無論公所不屑為與不能為而武氏之所以嚴憚公與公所以悟武氏而安直室者正以其不出乎此何則武氏之才十倍呂后呂后一悍婦人耳彼武氏者智足以籠駕盈廷之臣力足以束縛天下雋雄而制其命而或將持之以巧劫之以術譬則以卵投鍛耳唯公也正色正朝險夷一節當官而行張膽而言不媚嬖寵以容不避羅織以脫禍若揭朝陽之光以消積陰也若巨浸稽天而喬嶽之屹立也易曰中孚信及豚魚武氏雖頑能無信公哉惟其信公故光輔譖之而不黜俊臣陷之而不死至賜袍製字以旌其忠宵小從之問自安計而後鸚鵡之夢可一言而解姑侄子母之論可一言而悟也不然吉頊昭德輩豈無惓惓於廬陵者而顧惟公之從哉人皆知公事武氏為行權而不知公之所以行權者固不以巧而以誠不以術而以道也嘗論平勃之事與公正相反平勃飲醇酒近婦人以自全而公盡忠補過嶽嶽侃侃平

勃以車馬黃金私相結驩而公廣援宋璟桓彥範之倫羅列於朝平勃因審食其白事而公至面褫昌宗之裘平勃值呂氏之死倉皇刳鄴商誑產祿幸而得濟公及武氏之存從容開譬一言而還廬陵公終其身事武后復辟之事功出他人而世未有不諒其心乎唐者也令平勃而先呂后死天下萬世豈有諒之者哉故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後之行權者若狄公則可也史言公太原人則太原之祀公其來已久今郭南有公祠廢址荒榛壞垣碑版莫辨辛亥夏令樹奉命來守是邦每公事道出祠下輒下車傍徨思所以新之越明年秋乃克集事益斥其地為殿及廡若干楹像設鐘磬之屬畢具城東南數里故有狄村并命立石表其間公無後擇其里之一二讀書知大義者使典春秋之祭惟公生平大節有世人知之未盡者故論而列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望川亭記

前人

望川之山空中而多竇晉水自其竇出沸而為泉噴而為瀑湑而為潭流而為溪可沿可泳可漱可濯翼之樓可以登跨之橋可以坐而山之頂乃童然無奇峰削壁使人躋險而忘歸者以故來遊之士率及泉而止謁晉祠而休若不知有懸甕者然此豈山之奇果盡於泉與祠歟抑人之耳食而弋名於遊亦不免歟壬子夏余偕客再遊是山甫入祠綠陰漫天空水見底瀑泉挾雨而怒如素虬作其鱗墜於潭聲砰然洗盞聽之不知日之將夕也乃意謂懸甕之奇必不止此於是捫葛踐苔循祠之陰以達於巔十步一折得平地而休焉則見遙空澄明萬象在下麓臺罕山之屬如屏如案了了殘照間汾川下裂石之口東南流抱故太原城下之水注於雙渠瀉於平疇斗折蛇行以入於汾兩川之間綠野丹陵相錯如繡隋宮唐壘極望蒼然至是而懸甕之奇始盡客復從草間得片碣辨之知為古望川亭之墟乃謀諸太原令萬君鳩工庀材旬月而亭成於是遊晉祠者稍稍登懸甕

矣嗟夫山川之勝槩何常顧人之奇心何如耳
 奇者癖之士一丘一壑自以極
 曠觀則五嶽三山或同於部婁
 且秀也一泉焉翫之而忘疲一
 遊斯者自以為得矣而一登斯
 水流日生而月沒曠然有遺世
 向之所欣有不莽乎自失者乎
 可以窮乎勝也夫孰能遺境以
 登望川之
 亭是為記

重修太原郡邑兩學記

國朝按察使 庫爾康 滿洲人

自開闢來經天緯地御世教民
 不殫其神靈之資制六經敷五
 三統雲漢相昭回獨至我周而
 儒以匹夫而為帝王師刪定贊
 山陬海澨誦絃講肄人人習鄒
 大典歷代舉行以冕藻之尊循
 北函之禮二

業特遣宰臣主獻煌煌乎崇儒之盛事
 省會重地膠庠禮制亞於成均廟貌崇
 祀郡邑兩學鼓鍾相聞遊聖人之門者
 歲戊午夏月郡學西廡坍塌教授李方
 郡守趙長相請之巡撫大司馬土公爰
 戴夢熊先為相度報曰是學也久失塗
 其楹魁魁嚙其趾頽垣敗壁為風雨之
 不獨西廡為然矣司馬公愀然思有以
 而度其費安出僉曰省會上庠為全晉
 合五府三州九十四州邑之長吏積黍
 成培大工可立就也公曰此太原一郡
 以將作費煩我介衆爰謀之方伯穆君
 監司諸君彙資倡修太原守貳及二十
 牧宰隨力勤助余自抵任後亦勉為捐
 者戴令一人而已締構經年購棟杗陶
 丁丁之聲晨夕加勤朽腐者易以堅良
 之匡直頽圯綦莽者重為建造由櫺星
 大殿廊廡堂齋庖廡啟聖祠文昌閣名
 宦鄉賢諸

祠美輪美奐丹堊炳麟又以其餘范銀樓輦碧石磨礪甃砌而兩學之泮池堦城一望改觀暨郡學之文明閭邑學之聚奎樓余并捐資獨葺俾還羣飛矢棘之舊工既竣司馬公率僚屬躬詣展拜然香焚楮幣以告成事因命余為文記之余曰學校鼎新乃方伯及學使者之事也穆君劉君咸曰明刑弼教載在虞典其母以前早已祀先聖先師矣周四學之制而知孔子以前早已祀先聖先師矣夫四學右為瞽宗祀學祖第虞庠祀舜夏學殷學祀禹湯東膠祀文王皆稱先聖又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先師迨孔子出而唐虞三代之道統咸歸焉漢之高光車帝俱以大牢祀之猶在闕里也魏正始間始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六朝之庠序因之間有周孔並祀者唐貞觀中用僕射房喬孫議嵩祀孔子復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同顏子配食開元間始濟十哲復圖畫七十子及先儒像於廟壁命朝士分為題贊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弟子皆為公侯伯宋咸平間有詔欲追謚

孔子為帝議者以周止稱王孔子不當加帝號遂止咸淳間定四配之禮躋顯孫氏以補十哲元皇慶間以宋儒周程張朱司馬邵呂諸賢從祀明嘉靖間用宰臣議易像而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入

國朝以來表章聖學與秩備至未之有易也夫政與道無二統作君作師一也至孔子為萬世帝王師六經微旨開奕代之太平所謂賢於堯舜生民未有者誠非九旒八佾所得而尊奉也第孔子轍迹滿天下而獨阻于適晉登太行觀回車處行道皆慨嘆焉然春秋一書於文襄悼公世霸之業晏加讚美聆息陬之操河水洋洋之詞其意蓋未嘗須臾忘晉也今日者翼序重新禮明樂備遙望平陽蒲坂豐芑鍋洛皆在指顧間祖述憲章之意不六慰乎且也獲麟之後卜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三晉之學士皆敦尚本業篤信聖人此河汾將相司馬涑水薛文清之理學所由繼起晉地人文攀龍附鳳至今不絕菁莪之造士頌不重歟是役也計

工作之費用中金五百四十餘兩戴令夢熊獨捐
資三百二十餘兩此固邑令之錚錚者而且與文
教崇儒術三晉人文之蔚興端在是乎合金誌之
是爲記

重修教場記

前人

教場之設與學校相表裏凡以云教也古先聖王
既聚天下文章爾雅之士於學宮使親師釋奠陶
以鍾鼓琴瑟之和生其孝弟讓廉之美外此而有
勇力才技之人又非學校所盡得而羈縻也夫學
校不得而羈縻則天下勇力才技之人恃其跣跣
躍治以求勝而天下且囂然愬多事矣於是或編
之什伍以備前驅或附之類壁以俟登進乃營立
教場時簡練而觀射焉使天下得勇力才技之用
而勇力才技之人亦皆精其業以希應干城之選
教場之設典綦重哉太原古甸服地曠山帶河名
卿大將代不乏人而教場夙營於汾之濱因廣原
之野脩操習之舉明有尚也

聖清定鼎先被八荒崇文右武三年大比進文章
雅之士而賓興焉旋復集勇力才技于教場閱其
騎射命中之巧選舉與文事埒故教場之地前有
將臺中有演武堂後有供役積器之所願歷歲既
久不無荒煙蔓草之悲且此地不專屬之有司而
營繕無人其盛衰興廢又與學校埒况越在西郊
汾水轉徙靡常甲寅乙卯間近逼垣基不沒者數
版邇來稍遷而西以故地易傾圯惟都闈間操練
士卒於其中此外則過而問焉者少也將臺堂室
因弛爲碎瓦頽垣矣大司馬士公開府晉陽凡禮
樂兵農之績次第彪炳又以政治之暇興廢扶衰
於兩庠殿廡門垣樓閣首倡厥謀各官共襄厥成
已重葺而改觀復憫教場之卽於榛莽也因其舊
址率僚屬捐俸而鼎新之於是棟楹京稅之撓折
者瓦甍堦城之破缺者塗暨之漫漶不鮮者木蠹
而加丹墻聖而加彩無侈前人無廢後觀遂令數
十年風雨飄搖之場一旦復葺飛矢棘之舊公之
併矇非淺解矣演武堂東舊有關帝火神二廟皆

有關於武事故金為重新吾因之有感焉古人肇造必开高以審其面勢降下以察其土宜且考之日景稽之卜筮而後鳩工庀材為久遠計非苟焉已也後人憚於復古猥以寧人息事為辭而使在昔創建日益以弛以致人文不振武備不修如學校教場比者豈少哉余於是服公之用心周至也自時厥後絃誦者鼓舞皆公賜也省括者踴躍皆公惠也矯矯虎臣將與峩峩髦士登備而脩邦家之選豈但侈輪奐之美觀新一時之耳目已邪然重繕教場而予必諄諄兼學校合言之以見公之揆文奮武其職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事有似賒而實急者此類也歟是役也惟公倡之總戎周公方伯穆公藩副焦公督學劉公又從而贊襄之予時備員廉訪亦與有微力也至於不惜費不辭勞始終仔肩補所未逮則陽曲令戴夢熊也工既竣司馬公命予為文記之予既於學校泐石難謝不敏兼服公衣衾之戒用心為周至也因濡筆而為之記

會城四路義學記

國朝知縣 戴夢熊 人 滿江

國家以民社之任授之宰牧諸九風俗之淳澆教化之失得胥於是乎寄之雖然此非長吏所敢任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統之於大司徒以在外則方伯典禮學憲衡文造士以迄郡邑膠庠莫不有秉鐸者耑其事焉為長吏者何敢越俎而問之然使風俗未淳必致訟獄滋興耕鑿之民罔知有急公奉上之義因是而興墜教化以附於道人之狗路亦長吏所不敢辭也余自丙辰殘臘抵晉陽邑務旁午剔逋賦綜爰書日不暇給詢之父老知吾民務本力穡或携貲為賈術而聞訟詬誅之風未之弭也爰於簿書之暇註解六諭劖劖傳勸仍於編審之日集遠邇之丁民面諭以忠孝輯睦之意未幾學憲以賓興校士檄縣行童子試諏日掄選與試者不及三十八余僕然曰晉省文風之彫弊有如是哉夫晉固右文之國也當重耳之為公子也廣而儉文而有禮故其選郤穀為元帥說禮

樂而敦詩書迨及漢世以王彥方之德義而折節於太丘之門有唐自狄梁公而外若王右丞白少傅皆起家太原勝國時猶有周莊懿周文端及龍池王方伯父子博雅擅著述

本朝定鼎以來魏科接踵而今者絃誦廢弛勢必衰棄詩書其弱者博飲漫遊強者將習為拳勇富訟頹俗之波靡安有底止余私切杞憂亟思興舉義學以勸導之業具文請之各憲臺批發查議如許允行爰謀之學博李君方篆文心耀斗相度會城

之空閑隙宇於東西南北四路建義學四所皆擇其爽塏弘邃可容弟子數十人者每所延名流為臯比其脩脯廩餼皆余捐資自脩不擾民間絲粟會城絃誦之聲彬彬如矣李君文君及邑諸生顧而樂之請余記之貞珉以垂永久竊考虞庠夏校始於闕里王書之前古帝王無日不建學教民也

天子崇儒講藝亦既設辟雍以儲國子上舍生兼羅郡邑之茂才聚之東膠三載一大比而晉省處

山之中人盡惟魯沿唐風之儉陋所頌法者陶與計倪之書而不尊鄒魯之書今置為里塾俾得橫經鼓篋由是習俗變遷咸願搜宛委之藏而恥不辨伏臘金根之誤或亦扶世振俗之一端也余觀

晉水之發源於懸壘也有善利難老二泉流為二池復分為三河而後始灌溉諸村此大易之所謂蒙泉也故豫章干霄始於由蔡崗陵魯累成於一簣合義學中之子弟嚶伊咕嗶未幾而采藻采芹策名天府亦有土壤成山桑條蔽日之象焉吏斯

土者色舞神飛敢自擬於國橋之誨鄭子弟邪雖然子弟之率教亦甚難矣屈指烏衣英雋莫若江東而王氏豈盡琳瑯謝庭亦不盡芝蘭玉樹積書以遺子孫子孫不能讀古今所同慨也今惟萃合

省之子弟歸之環堵披沙揀金剖璞成玉當必有美璽之材連城之寶出焉至於發蒙振聵尤賴諸名俊之敬恭桑梓朝夕勤誨庶窳惰者皆成善器焉若於省務殷繁矜肘萬狀脫粟之不給而為此越俎汗漫之事亦惟會城父老諒余苦衷率其子

弟泮礪上進無負余區區作人之志而已因援筆而為之記

建藏通志版籍齋小記

前人

壬戌之春學憲劉公以纂輯山西通志告成頒示下邑夢熊為晉陽小吏當體解之所期會旁午未能細繹討論鼓吹休明無寧茲部署縹緲經營黎棗而樂與厥成也者抑何媿哉惟是版籍縱橫塵封土漬際百餘年之曠闕煩數載之匠心豈舉廢誠難而毀成獨易歟夫晉之有乘由來舊矣宜其陳陳相因經久而弗失者也何每經纂輯文獻無徵甚至購覓民間僅存四叙雖兵燹之後散失恒多亦由度貯慢藏而重其朽蝨也方今聖天子車書一統特纂通志以垂萬禩烏可令九區方域文物典章時有湮沒也哉彼典守者誰乎非司上者之責耶夢熊於是乎滋懼謹就頽宮之偏捐資鬻材構屋數楹惟務期其堅固燥潔而不貴於華飾識其墨板之甲乙而存貯焉苟有同心慎

其故閉勤其補葺則續此纂修者又奚漫漶之足慮邪粵稽藏書之典中秘有蘭臺石室天祿麒麟世家有東壁西堂書倉墨守然中秘重於天府世家貽於子孫雖慎密則同而公私則異今夢熊飲冰茹蘖六載於茲矣第知職守之宜為無不黽勉竭蹶若子孫產業之計未嘗一念蓄諸胸中如郡邑兩庠教場傳舍賢祠義學等類悉皆輪奐聿新其於藏志之地敢不汲汲然尅期創建而貽後人之羞乎即未足仰窺蘭臺石室之光而較之東壁西堂規規焉以貽厥子孫為事者竊未可同日而語也於是乎書

重修狄村官廳記

前人

晉陽為省會重地故名臣將相附翼攀鱗後先代起余自丙辰冬分符至此瞻懷曩烈憑吊其山川里居未嘗不感慨流連而於有唐狄梁公尤不禁景行嘆息也夫文皇之起自晉陽也英畧神武何

嘗軒皇涿鹿矧貞觀之治禮明樂備自可媲美成
 周乃鸚鵡之妖即產於文水天耶人耶何禍福倚
 伏間不旋踵耶賴有狄公懷英亦產晉陽踐台輔
 履虎尾觸龍齏取日虞淵還之於扶桑昕景之上
 此亦冀并地靈開闢以來不恒有之大業也會城
 南十里故有狄村為公聚族屬之所今其第宅無
 存子姓散落獨有荒畦古木繚繞太行之雲次則
 公廨數椽供節使停駐而已余隨各憲臺往來遊
 憇見廨宇飄搖不支風雨慨然嘆曰惟我公之毓
 秀於茲土也力能再造乾坤今者館舍荒頽罔克
 塗墍如職守何爰捐貧橐鳩工戒事於是頽垣敗
 壁以迄榱棟之朽腐者締構重新仍顏其門曰白
 雲飛處豎片石於道旁曰狄梁公故里志不忘也
 工既竣操辦香薦公蘋蘩退而修不文之辭記其
 緣起夫人臣之効力於國也若工倕之作室無一
 事不極其壯飾焉公初為并州法曹望雲而思親
 舍斯豈須叟忘里門者既而以僚友母老請代赴
 絕域錫類之孝又未嘗恋恋里門是即以鄉關雲

陽山之或遠或近皆大義之所在矣且令昌平而
 感信格於猛虎參軍汴州而滄海遺珠拔之蹶蹙
 之下刺寧州魏州而惠澤遍於番部浹於黎甿已
 刺豫州平反冤獄活誅死六七百家免沒入為官
 奴婢者五千餘口各犯以髡鉗道過寧州偕寧父
 老哭拜於棠陰碑下迨公巡撫江南毀淫祠一千
 七百餘所尋居政府以管密之慘調令彭澤甫脫
 虎口復奏免大辟數百人從廬陵為河北副元帥
 而媯檀趙定之邊烽皆得寧謐此其全活控制恩
 信遙服已為牧岳之榜樣况其反周為唐巍然社
 稷臣哉夫女主當朝酷吏佞倖煽穢肆毒知自好
 者疇不去之若免自公出而象正濟濟讜言危行
 史不絕書宛如李唐之未會改物者且也反辭之
 承翠裘之賭變而不失其正萬死一生陸沉詭說
 故姑姪之不如母子李昭德亦曾言之終不若我
 公之愷切法武靖亂上陽徙居皆在公捐館之後
 而匡復之功卒歸之我公誠以廟社棟梁盡出公
 門桃李老謀深筭唐祚實賴之以延也余考古來

名臣將相勲德冠世必有第宅坊表昭垂不朽如
 諸葛廬謝公墩尚父賣漿之臺李相旋馬之庭以
 迨平泉午橋三槐畫錦動人侈談者何可勝數而
 是村恰在省會郊垌冠蓋駐臨懷想斗南風烈又
 何必肖子盡如光嗣文孫盡如兼暮奕葉之耳孫
 一氣相承不復為世次無考之武襄而後可為城
 南之堂構重哉余不敏愧不能步武萬一爰次公
 軼事勒之貞珉俾婆娑遊眺者知所興起不徒以
 郵亭候館視之
 也是為之記

重修圓通寺碑記

前人

佛從五印度流傳象教鴈堂鹿苑所在莊嚴沿革
 之餘燒空劫火黃金白壁遍同瓦礫之場亦宗風
 之運厄也方今
 聖天子垂拱御世三教並隆法王昭其靈金仙效其
 頌駿駿乎極樂衆香之國矣由是招提梵宇百廢
 具興非崇尚於無為實熙皞之觀美也晉陽為古

并州名郡左青牛而右白馬金碧爛然獨城北
 關之外有所謂圓通寺者日久碑埋無能稽其創
 建之始而簷牙剝蝕棟宇凋殘蛛網塵封鞠祇園
 於茂草且其地為軒輶憩息之所停車撫軾徘徊
 於蒼苔碧蘚之間嘆蘭若之有幸不幸歟余承乏
 首邑竊不自量慨焉有補偏救弊之心以事必先
 其急者願皇皇然而未建越數歲受命於列憲舉
 凡庠序遂塾教場書院靡不次第畢修是文武之
 道備而後及於方外固政有本末事有先後者哉
 於是庀材鳩工計修佛殿大士殿各三楹東西兩
 廡暨山門月臺各一座環堵周邃風雨攸除不立
 異以增新不惜費而遺舊兼築炕榻以娛晉接之
 居停工雖弗闕而輪奐之觀瞻具改噫音輪之入
 震旦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布金百頃不
 為廣縱橫方式不為隘果何有於區區補葺為哉
 然而非敬無以生悟非信無以集緣惟我佛佑
 國佑民默奠海寓百千萬億昇平之祚侑靈妥祀詎
 可忽乎如作夢幻泡影露電觀斯囿於逃禪之說

陽由果元
卷之一四
矣余則
安能

建立義學並置瞻田記

國朝教
授
李方綦
曲沃人

蓋聞學校之興廢風俗之淳漓繫焉是以古者國
有辛鄙有序州有塾鄉有學所以化民成俗至深
遠也然非吏茲土者留心教養振德音才亦不能
蔚興文教而化被遐邇三晉首邑陽直在古稱甸
服焉其聲教漸洽既久秦晉諸儒多往來於茲家
絃戶誦比屋有可封之俗迨歲月頽易習俗移人
問當年絃纒聲不無少減矣邑侯戴公於康熙丙
辰冬來令是邑下車後卽以教育人才爲首務次
年科試屆期念邑中與考童子寥寥不滿三十人
乃爲之愀然曰陽直古巖邑也何人文之衰微若
是揆厥所由毋亦地瘠民貧急謀生而廢詩書故
至此歟雖然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民
不知學司牧者責也爰就學宮而與謀時余方秉
鐸陽直因得與司訓文寅翁同衆末議而義學於

是乎立焉是爲丁巳冬十月望後一日也其學設
有四區東則橋頭新地藏庵南則白公祠堂西則
三橋街忠烈祠北則七府營普光寺治其空宇爲
學舍爲講堂延邑中名士可爲人師者爲之師乙
卯副榜徐振基居東廩生安紹堯居南增生陳彝
居西廩生聶琚居北每季捐捧廿四金以充館穀
俾民間俊秀無力延師者咸得各就近地而受業
焉然猶慮後來者之不我繼也復查城西北趙庄
屯古城村有先報隱地二頃四十四畝八分五釐
新開隱地一頃五十八畝盡歸義學以正賦輸官
以餘租入學其地有稻地白地二色東至小河南
至汾河西至民地荒灘北至夾堰老渠此稻地之
四至也白地靈星不及備載本村高崖南有場房
三間隨場地一塊又查出三給庄更名屯地一項
四十五畝憲園墳地三十九畝五分莊園墳地三
十一畝向屬閩弁承業輸糧今已奉文回籍併令
義學承管具詳申請上臺皆允茲役也上不虧
國課下足贍生徒立法之善謂非經久無弊者哉夫

天下事謹乎其始乃可要乎其終故馴之以自然而謀之以積久此有道者之所能也今觀戴公之爲庶幾於此矣行見其俗之良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賓興鹿鳴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數世而不變爲教之極至此鼓舞人心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邪是不可以無記

重建文昌閣記

前人

山右襟山帶河參井分野爲唐叔虞徙都之地太行發脈自罕山聯絡而下結爲太原郡治亦古今一大都會哉間嘗讀地理諸書有云氣當觀其融結理必達於精微晉陽之雄自古甲天下夙稱人文淵藪比年以來人不多發發亦未見綿長堪輿家遂舉而歸咎於氣不融結是說也信者半而疑者半余獨謂堪輿家言未可以盡非也夫發福攸長定是水纏汝武爲官富厚必然水繞青龍風鑑

之書往往足據乃今晉陽汾水西流視會城殊鮮環抱之勢而三門逼窄五戶不關實有脈盡須防氣絕地卑切忌泉流之慮故識者舊於東南異地建立浮圖作隔水護托關闌汾流之法夫異地天乙方也因汾流入首輕微不能回龍顧祖是以借此護托以挽文運之衰但未識當年何所取意雙建浮圖使文筆化爲畫筆以致科目漸減甲第弗長故後之精於風鑑者又復於東南近地建立文昌高閣作移步換形之法嗚呼水去砂飛鎖鎮失宜不有斯閣誰與關闌無情之汾水而扶厥文星也者年久傾圮文運日敝邑侯戴公以迎送節使之役數過其下見夫簷落榱折墻壞址頽謂此巍然一閣實關文運不急修葺職守之謂何爰捐俸倡始一時司道郡守諸大人僉樂輸以資不逮其計三百餘金公之力居多焉是役也始於己未秋八月望日迄於冬十月二日厥工告竣嗚呼氣脈在地轉移由人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焉者公之謂哉自茲以往水遠之泫化畫筆爲文筆吾知晉

陽人士蒸蒸蔚起科目蟬聯甲第雲仍僉曰微我
父母戴侯之挽回地軸曷克致此余也備員廣文
亦與之樂觀其
盛焉是為記

建立義塚記

前人

古者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間有徙者徙是邑而
已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又曰往來井
夫井而曰改曰往來者徙也徙無出鄉亦猶之乎
不徙也云爾故惟以井田養民安有為客者惟其
往來井亦安有客死者自井田廢而養窮則不得
不資養於客客而不得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夫
至鬼於他方而遺骸莫瘞旅魂無主誰其恤之晉
陽自兵荒以後客之死寇死兵死疫死饑寒者比
比矣即土著之窮民雖經三十載培養生聚猶有
死而委諸草莽者噫白骨盈野青燐夜號傷心慘
口寧忍見聞邪邑侯戴公愀然嘆曰屍棺暴露孤
魂含悲坐觀蟻穿鳥啄而不為之所誰吏斯土而

忍漠然視之於是卜地東郊之外建為義塚前此
用瘞雲埋之櫬俱得入土以為安即至棄骸遺骨
委諸道塗溝渠之間者亦罔弗拾而掩之猶慮責
任無人疇肯憐道旁骨而厝之土因復為之延僧
專理仍置地若干畝以贍緇流庶幾後此委棄之
骸咸得所安不至有白骨如莽陰房火鬼之慘嗚
呼掩骼埋齒載在月令凡百君子誰為敬而念諸
戴公獨能以不忍人心行不忍人政此豈尋常俗
吏所可同日語哉瘞骨之餘公乃進髡者而屬之
曰禮記有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骨肉斃於下陰
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神之著也今骸骨雖已入土而滯鬼游冤鮮
所超度得毋發為焄蒿悽愴仍哀號於風雨月夜
乎爾其為我建醮以解脫之爰定於每歲中元之
日誦經懺悔俾無主之孤魂共資佛力以超出三
途是又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者矣余嘗緝閱
古史所載西伯仁政有曰澤及枯骨以觀戴公庶
幾近之且夫不忍於死者未有猶忍於生者也余

故樂為之記
以志不朽焉

重修八蜡廟並官廳記

前人

稽古祀典曰法施於民曰能禦大菑能捍大患皆得立廟祀之謂其有功德於民故報本反始不忘其初也晉陽城東南五里許舊有八蜡廟一區廟傍建有官廳長吏以時迎送節使於此云歷年久遠風雨飄搖胥淪夷而為瓦礫之場者二十年於茲矣往歲甲寅余秉鐸陽直以記事至其地不勝慨嘆彼時具詳申請而前邑侯邢公慨然捐資修理於今僅八九載又復傾圮如故嗚呼廟宇弗飾神將奚依幸仙華戴公奉命來命是邑不二年間百廢具興而蜡廟官廳遂一時並新工既訖余乃為之記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自神農伊耆以下蜡祭之禮皆所不廢夏更名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蓋此實與籍田相為終始故歲十有二月聚萬物而

索享之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先農四曰郵表
 曝五曰貓虎六曰坊七曰水庸八曰昆蟲摠以報先嗇而康田功不可闕也茲者蜡廟既修神有憑依季冬之月公率先農民舉蜡祭而祝於神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夫然後勞來農民以慰其終歲勤動之苦吾知上膏敷榮則秋黍暢茂好妨既饗則螟螣不生自此大有屢告必將見不絕書矣且公之葺斯官廳也豈僅為迎候節使計哉考之月令孟春則命田舍東郊修封疆審經界相丘陵之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導民於仲夏則出行田原勞農勸民毋或失時於仲秋則趣民收歛於孟冬則割祠於公社勞農以休息之今官廳近在郊關之內公以其時出舍於茲省耕省斂蜡飲勞民胥於斯地行政施惠焉則官廳之葺直與蜡廟之修同一報本重農之至意寧曰此不急之務也哉余既服公之修舉廢墜而又喜公之將大有造於斯民也故為之志其事如此



